

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靖康中帙四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壬戌盡四日乙丑

十二月一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遣蕭慶來索降表

宣和錄并遺史曰上在虜寨宿郊宮與二酋尚未相見

遣使議事索降表上命孫覲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

使人齎草示粘罕粘罕以為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

不中而要四六對屬作降表覲與吳玠互相推避不下

筆上曰事已至此當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為之於

是覲玠與何桌共草成之其略曰三里之城遽失藩籬

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覲曰對屬甚切非卿平居閱習安能及此使人齎草示粘罕方中罕意令其官吏同吳玠何棗數次改易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稱皇帝又去大宋皇帝字止稱大金為皇帝而不書國號又改負罪為失德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改為寰海上悉從之長入祗候王嗣在上左右不知改易何語但見上往來思慮軫動聖顏至是始定

中書舍人孫覲辭免待制奏狀云三十日臣等待輦幸青城群臣多以無馬不及往出門遇鐵衣數萬各持一

幟夾道以衛至掖門宰執位越曰淵聖面諭臣作稱藩一表臣以非本職固辭何棗曰更召執政侍從同議群臣莫肯對棗曰君父在患難而不顧諸君忍出於此耶淵聖變色臣頓首奉詔表往不合虜使別持一紙書來大率言海上請盟以至交惡疊疊數百言請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語稍加彙括以應之又不合復令別用四六引事實為文淵聖諭臣曰朕欲亟歸爾卿勿計空言可也棗亦不快遂自操筆為之時有起居郎胡交修在傍知狀然猶使者五反而後已靖康要盟錄載表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

云云

又孫覲辭免待制狀曰不虞連

值國家非常之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
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此喧公
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為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
不問則一時失於翰墨以何尤是日大雪極寒隨駕官
吏不賣衣服夜坐待旦不設榻惟上所居稍溫潔宰執
以下卧地日得粟米飯少許食之 上在虜帳都人傍
徨計無所出自拂旦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以俟未刻
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
仰百姓各安業無致憂疑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
待只候禮數了來日入城與百姓共慶
兵馬大元帥開府

是日兵馬大元帥開府王服緋方玉帶乃陞辭日上賜
以寵行者先是太上皇將禪位解所服玉帶賜上王出
使上乃解以贐行

百姓詣南薰門迎駕

是日關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蔽路已
午間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已乃宣取酒果申後章壽
隆入城傳詔來日方歸又出黃旗云和議已定各令知
悉人益惶惑不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各用
襟裾盛土填馳道以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家焚
香以禱金人來索劉晏等四人尸以骨還之

二日癸亥駕在青城奉表于金人粘罕幹離不相見于齋

宮是日早金人尚欲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諭方稱
皇帝仁孝乃止粘罕先遣人用青氊裹齋宮鷓尾又屏
壁上有畫龍處亦蔽以幃幕然後向北設香案乃請相
見二酋迎于門上以表授粘罕罕受之相揖而入御馬
在前二酋次之遂入望香案下馬上立案前粘罕令人
讀表訖北望拜者四左右皆唏噓雪大作時城中無雪
獨青城示變金人亦為之蹙額繼而相賀午刻相見于
齋宮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位遂各命坐二
酋人材皆奇偉幹鬲不瘦而長獨粘罕應荅琅琅宰相
親王並列于庭酒三行首說太上次說上與金人出師
之由又云城中頗有擦城出者皆背棄君親不忠不孝

之人何足恤也已盡令獻殺訖粘罕曰天生華夷自有
分域中國豈吾據天人之心未厭趙氏使他日豪傑四
起中原亦非我有但欲以大河為界仍許宋朝用大金
正朔又曰兩國既和恐四方聞京城陷而生變請遣使
撫諭本國當遣人送出地分上許之粘罕又云三太子
見在西京衛護陵寢無他虞禮畢上以金銀十六檐綠
帛五十床金玉帶各二為贄又命左右出內府蹄金以
賜二酋粘罕笑曰城既破一人一物皆吾有也皇宋之
來所議者大事此何用如欲分賜可與臣下又云日已
晚恐城中居民不安可早回必欲錫賫但留左右足矣
駕隨興國相二太子送上馬上謙遜不遑遂巡廊送出

門外上馬金人以甲馬裹送往還又遣番官五人送入
內宿朝堂

駕自虜寨回宮

是日拂旦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官吏士庶復集于南
薰門者肩摩袂屬猶盛於昨焚香瞻望者絡繹於道俟
駕人稍回皆云必未回申時忽有使臣馳馬而來云駕
回都人驚喜奔迎至晚駕入門父老夾道山呼拜於路
側老幼掬土填塞雪淖不須吏御道坦然或捧香前引
或衝突禁衛至藝頂燃臂以迎者不可勝計駕歸才及
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傳報一城奔走山呼之聲震動
天地皆攔馬首仰窺天表莫不惋歎感泣涕泗橫流不

知其數上亦為之揮淚過州橋淚已濕帕殆不能言從
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左右駭愕
悽咽太學生迎駕上掩面大哭謂宰相誤我父子觀者
無不流涕至宣德門始能言嗚咽不已宣諭曰荷你百
姓朕將為不得與萬民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
哭至內前王燮鄭達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按轡大慟
俯身頓首情不自勝百姓軍兵皆大慟聲達禁中既入
內士庶乃散閭巷之間人情恍然若再生避戎夜話
曰初駕幸虜寨也有長入祇候王嗣隨駕凡三日兩宿
未嘗離左右至初二日二酋猶堅欲上皇出郊上再三
說諭方稱皇帝仁孝乃免自三十日至初二日早左右

並不曾與金人晤語間有立談者則左右主事人搖之
不令交一言至此然後交相慶賀云今是一家我出軍
十二年矣不知家中父子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
甲之期又况國相二太子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
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與更戍迭守誓不返國我國
術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不出二十五日也
金人供送上左右寢食皆如法並喫餛飩此食乃金人
御膳也進上御膳亦用餛飩并餅餠裹夾之類內侍爭
攫挈金人以手加額云罪過此食未曾供皇帝豈可食
也又言粘罕幹離不皆英雄自古云不在中國必在四
夷信然

兵馬大元帥府差置官屬

王命差耿延禧高世則充參議官徽猷閣直學士河北
都轉運使張懋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黃潛厚充大
大元帥府隨軍應副直徽猷閣知信德府梁撝祖充大
元帥府隨軍運使楊淵王起之秦百祥充幹辦公事藍
珪康履黎棠楊公恕韓公喬充主管機密文字武顯大
夫陳淬充兵馬大帥府都統制五軍兵馬御名武郎趙
俊等中軍統制武翼大夫劉浩前軍統制武顯郎張瓊
左軍統制修武郎尚功緒右軍統制果州刺史王孝忠
後軍統制

三日甲子駕詣龍德宮

車駕詣兩宮安慰太上及太上

三皇后也

上御祥曦殿百官始造闕朝野僉言曰何桌初主議不割地既而守城事敗自謂宗社將危後聞金人講和反傾意信之從車駕見二酋割西河地申降於虜可謂主辱臣死之時也桌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與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無耻未有若此之甚者

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金國軍前致謝

上降旨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衆悉集于南薰門伺候指揮俄有金人十餘來傳令云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

父老泥雨不煩遠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使命傳報禮意似勤人情稍安

金人遣使致書請喚回康王

泣血錄曰書云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于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在河北可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但題云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大金副元帥書上先是康王出使駐于相州粘罕遣使持書來喚回朝廷乃議遣樞密曹輔行要盟錄曰是時朝廷人每出金人必搜索蠟書上乃於曹輔衣襟用礬書詔以詔康王曰京城將吏士卒失守幾至宗社傾危尚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

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伺變難無得輕動
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

侯章齎蠟書至大元帥府催發勤王兵

修武節閣門祇候章自京城齎蠟書催發勤王人兵甚
急甲子到元帥府王問章章對曰皇帝遣章等十人擦
城北來趣大王領兵入援惟章一人得達臨陛辭日皇
帝宣諭云康王辟中書舍人隨行可以便宜傳諭令草
詔書盡可起河北官兵入援時夜入初更即命耿延禧
草詔盡起河北諸郡官兵令守臣自將草詔成已夜分
矣呼集吏列燭分寫翼旦行下

四日乙丑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 金人欲盡取

府庫故先遣使來檢視府庫拘收文籍內藏庫者太祖
皇帝時封樁庫太祖不忍燕雲之地陷于契丹以每歲
用度之餘置封樁庫以貯之欲俟貨財豐殖即用賞戰
士以取燕雲之地有詔誓子孫不得別用後為內藏庫
真宗皇帝有御製詩頌曰五季失圖獬豸孔熾藝祖造
邦基以募士每虞惕夕心妄意遵詔業故予不務茲何
以成戎捷龍虎興昌運山河鎮國都龜疇延寶祚鳳德
顯靈符道盛堯咨岳功高禹會塗九重方執象萬里定
寰區凡七十六字每一字榜為一庫之號皆王璋所書
金銀錦綺寶貨積累一百七十年皆充滿盈溢金人遣
使來檢視吳玠莫儻相引入庫中使人唯看逐庫字號

方至五季失圖獵狁孔熾即止遽索馬歸又二日別遣使人來封閉諸庫遂差燕人李縣丞坐庫中監般運提舉官內侍王若冲同官吏後禁軍津貼三月不絕靖康遺錄曰粘罕遣蕭慶入城檢視府庫帑藏悉皆封識既封府庫即居尚書省朝堂朝廷動靜悉皆閔白

大元帥府傳檄諸郡起兵勤王 大元帥府檢會已行詔書備坐傳檄諸郡仰逐州依詔書守臣自將外載惟金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退君父憂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衛上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難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時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召募到土豪分擺

地分守禦外盡數剗刷官兵精銳趨捷招集彊壯敢勇良家子弟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仍不得夾帶老弱病患人充數備辦犀利器甲鎗刀弓弩箭鏃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如官兵以將佐部隊將押隊內選差如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逐州守臣更切措置糧斛輕齎以防公路次舍艱食隨人供億仍差官隨軍管押置文曆分明收支及軍兵起程日借請外優與犒設無致失所兼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四日提兵起發相州前去過大河入大名府駐劄仰逐州守臣隨里路遠近計程限於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正月二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指揮審度前進右劄付知中山府陳延康

遘知河間府黃待制潛善知冀州權修撰和彥知信德

府梁徽猷揚祖知洛州王寶文彥齡知深州姚直閣鵬

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

知博州孫振知慶源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

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保定軍高刺史公翰知廣信軍

張刺史換知濱州董大夫誼知安肅軍王大夫澈知恩

州知滄州知莫州知永靜軍知清州忘記職位姓名者皆闕之等准

此上件劄子並蠟封先差下使臣兵級翼日遣行計地

里自遠及近優給路費取問道以行乙丑詔書行丙寅

檄書行自此每隔日一番繼遣凡遣六番每行王親拊

卹曰逐處得回申來更與轉一官資人人欣喜冒雪以

行悉達唯中山慶源二府被圍不得通

大元帥府招安到軍賊楊青常景

先是相州屬邑林慮縣天平山深僻險阻磁相間豪族

數十家避地有軍賊常景有衆號四千人圍劫天平山

殺戮殆盡掠取子女玉帛占據天平山又有軍賊楊青

嘯聚號二萬人自衛濬直趨天平山破景衆攘取所有

仍占天平山為巢穴下瞰相州景衆奔潰稍集于縣郊

王遣秉義郎曹端仁齎金字牌以禍福曉青以武翼大

夫閣門宣贊舍人劄子招青俾率衆勤王又遣修武郎

陳恂齎金字牌以忠翊郎劄子招景二賊聞命屈膝効

順是日青以一萬人景以二千人各來歸以親信百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自衛庭參王不設儀衛呼而前循撫諭戒以金杯酒賜
之青以杯戴酒股慄汗下於是人知王有將將之度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二
靖康中帙四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丙寅盡十九日庚辰

五日丙寅金人索馬一萬疋泣血錄曰金人移文開封
府索良馬一萬疋開封府揭示自御馬而下並拘籍隱
藏者全家並行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在京除執政
侍從卿監即官許留一疋得七千餘疋盡送軍前內侍
班直禁軍自控納之甚有媿色自是士大夫跨驢乘轎
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馬群遂空矣

金人使八人入城自皆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驛吏
部差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兩河交地每州各

一負中書侍郎陳過庭為交地都提舉

六日丁卯金人索軍器

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士庶之家往往藏匿金人知之乃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軍法凡甲仗庫箭以車輦去或用夫般擔數日方盡

七日戊辰開封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

使臣軍兵潰散未有所歸恐其作亂開封府乃散榜召募依舊收係支給口食於是稍稍有出者

軍器監奏收軍器准尚書省劄子批送下軍器趙監丞奏劄子奉聖旨差官四壁招收潰散軍兵漸以歸復所有

郭京傳臨正等所招出戰之士盡是賊徒不逞浮浪之輩既不能出戰又不能守禦久費國廩致誤大事既已潰散又乘勢作過接熟金人相為表裏劫掠良民披帶衣甲未有拘收指揮竊慮因而愈生不便伏望聖慈明降睿旨赦罪其元請器甲限三日送納如或違限隱藏不依今來指揮許人告首並依軍法復取軍器監出榜限三日送納其遺棄軍器多差人拘收所有民間收到軍器並令自賣赴監送納如依所乞須至指揮右出榜曉諭軍民戰士等仰詳前項都省批狀指揮日限據元請器甲限三日湏管赴監送納如或隱藏不依今來指揮日限送納許人告首以憑送所屬依軍法施行

中書侍郎陳過庭防禦使折彥質出使西河交割地界金
人請以大河為界 朝廷遣陳過庭折彥質割河北河
東地又遣大小使臣二十員持詔而行
詔民間權住典雇人口以散失者衆議妨尋逐慮隱匿者
莫肯歸還也

開封府折還百姓金銀度牒 尚書省劄子吏部侍郎兼
知開封府王某劄子今契勘根括金銀充大金犒軍之
物已奉聖旨許用茶鹽鈔并官誥度牒給還今來百姓
客人理宜先以官誥度牒給還臣今擬數進呈取進止
依劄子奏付開封府吏部王尚書迪功郎六十貫承信
郎五千五百貫承節郎七十貫進武校尉二千貫進義

校尉一千六百貫進武副尉一千二百貫進義副尉八
百貫守闕副尉五百貫度牒一百五十貫紫衣五十貫
師號三十貫右榜使府已關牒吏部等處等候逐處降
到上件告牒別曉示賣鈔赴庫自百姓客人為始仍以
折納之數赴庫府自陳錢數不多者許同狀今出榜市
易務張掛曉示元送納金銀足帛人戶等仰詳前項省
劄各宜知悉

九日庚午遣使臣六人往諸路撫諭 詔曰大金軍已登
城歛兵不下朕親出郊見西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
生靈獲全恩德甚厚仰諸帥守監司各令軍民安業仍
先往軍前請號以行蓋粘罕在青城齋宮曾言及之也

竟拘留不發

金人索河北河東守臣親屬質于軍中以待割地金人恐河北河東守臣未肯割地乃取四十五處守臣親質于軍中以待分割地界了日送還又取蔡京童貫王黼張孝純蔡靖李嗣本等家屬二十餘家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陳邁劉鞫折可文可求開封府唯命是聽其或在賊所或已出京者具以實告其在者次第發遣之自是開封府勾集團結大小繩列于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通夕不絕劉左言主管殿前司公事以彈壓衛士故有是命

十日辛未詔府庫所有盡犒賞金國軍兵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力以犒大軍自皇后家為頭又能有徑率先竭財犒賞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議優與官爵右已行差官徧行根括竊慮人戶未知尚敢隱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藏埋者並行軍法 軍前退馬羸蹇者督責甚峻

開封府榜執政以下科敷金銀榜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元帥府台令所科金銀綵段除開封府并四壁官科外今科定前執政至選人校尉所納金銀綵段右劄下吏部閣門御史臺依科定合納數目火急多差人分付告示

應合納官立便依數赴開封府納不督時刻住滯今劄
付開封府照會拘催送納施行須至指揮前執政尚書
丞旨內翰開府共六負每負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綵
段三十疋侍郎給事舍人諫議侍御正使承宣觀察使
左金吾衛上將軍已上共三十三負各金十兩銀四百
兩

十二日癸酉開封府揭榜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財物
等 開封府揭榜示曰見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
之家竭其家財以助犒賞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
齎納竊慮為見罪責致將金銀等藏埋右榜人戶將本
家所有金銀表段竭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

十 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
其犯人依軍法知情藏寄人家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
告者與犯人同罪民情詢詢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郎
陳符率先詣開封府投狀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
器盡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
十三日甲戌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詔追父祖官

開封府督責金銀甚急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不肯盡
數輸官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官者
甚眾又枷項幹辦使臣等號令於市

誅指揮使蔣宣李福盧萬 京師記聞曰先是十二月二
十五日城破時上獨坐小殿中聞報城破倉惶有殿班

直指蔣宣等數百人挾駕曰陛下之危只在頃刻臣等願從陛下奪西門出當以死衛陛下不爾即悔無及矣上曰汝等忠義可嘉但事不可知俟遣大臣探意若縱兵下城走亦未晚蔣宣候定日除觀察使於是稍定殿班等遂入奉宸庫盜金寶器四殺內侍梁揆等或以兵擊牕壁又斫會通門莫敢誰何今事定遂誅之

軍前索銷金畫匠二十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壺悉與之

拘籍鋪戶家財朝廷命開封府曹官使臣拘交引質庫金銀絲帛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

十四日乙亥大元帥起兵發相州 日曆曰大元帥承御前蠟書促援甚急乃趣離相州入援或者以汪伯彥守相州嚴備且宜住相州假如虜人至必不可犯王叱之於是集諸將於世恩堂議入援之路秦仔劉定侯章請從濟滑徑赴京城諸將皆曰河水未合濟州渡無船一不可也滑州即虜人寨其次長源韋城皆大寨豈能徑往二不可也秦仔等曰以帛縋橫絕河中兵馬攀援以渡彼滑州韋城大寨可轉戰而南耳諸將曰虜人在滑帛練在南岸者其誰維之借可維者半渡虜人解維則何以轉戰而南戰士則可大元帥大王將如何即轉顧不勝退安得帛練復渡乎仔等不能對諸將欲回邢洺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語之曰曷不徑趨澶淵諸將曰為

其逼李固賊寨萬一驚擾非萬全耳會孟世寧自北京遣人來投文字自元水鎮過子城渡適此渡水合可行乃定議然陰陽官選日猶欲二十五日起發耿南仲請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劉浩為先鋒領人馬南趨濟滑以疑虜騎又移檄大名府路帥司差兩將人馬分遣前去舊魏縣駐劄暨吾軍到岸之際度幾防新魏縣虜寨之金人一將於內黃縣駐劄有以防滑州虜寨之金人大名府路都總管司差閤門祇候孟世寧領兵二千屯內黃縣大名府路兵馬都監王彥領兵二千人屯舊魏縣乙亥進發初相人及五軍止知軍行南趨湯陰由濬滑路至是出北門申刻次臨漳縣伯彥以相州及兼權真

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職事前一日交割與通判趙不試遂侍王行王在相州也欲得近上宗室相親有兵馬鈐轄士區服屬最高故常同宿食士區常次王馬而行是夕宿臨漳縣大卿夏鑄宅火煙焰亘天或以為姦細放火以報虜人耳衆甚恐王安卧帳中謂左右曰無之已而果然使臣馳報黃河欲凍王燃香燭于天地河神

十五日丙子大元帥牒黃河

中興記曰十四日晚探者報元水冰已拆蓋十六日當立春乃黃河當拆冰上下震懼以為宗廟社稷無疆之休在此一舉是日五更揚青報元水鎮冰再合施草布

土訖王乘小車安然而渡大軍悉渡唯後糧車過水薄
陷溺者十餘又使臣高公海馬溺于河既渡三軍謹謀
時夕雪陰晦至王渡河日麗空陰雲解駁紅黃雲遮日
而行是夕宿元水鎮王坐帳中置酒召耿南仲汪伯彥
耿延禧高世則舉杯慰勞

津般諸庫絹赴軍前初金人索絹一千萬足朝廷至是
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有如數應副河北積歲貢賦
及浙絹南絹悉令津般京師上四軍京畿保甲盡充般
擔人三衙使臣分地分監督然終日所般才數十萬金
人擇絹不堪者漬以墨水退換酋長怒曰大軍在此已
欲渝盟邪朝廷乃於內府選擇北絹之奇絕者方發行

夜話曰金人需絹一千萬足朝廷如數應副皆內藏
元豐大觀庫河北積歲貢賦為之掃地如浙絹悉以輕
踈退回而不敢重却也又復湯去凡十餘日般通尚未
盡京師上四軍盡皆執役三衙使臣盡皆分地監督每
軍各執旗幟為辨運肘揚揚然以為己功訴其勞苦爭
持交領照會來請食錢又復矜誇云獨我纔去便得收
領並不退回殊無愧色

尚書省火 是夜尚書省遺火燒工部禮部將尚書省牌
擲火中乃息

十六日丁丑大元帥至北京中興記曰王宿于元水鎮
也先鋒劉浩遣一騎兵齎狀申稱所統人馬至濬州值

大河未凍先發丁順將前軍五百人濟舟至岸中軍猶未渡前軍逢邯鄲鐵騎千餘人疾馳至滑州邀截衝斷我軍丁順將殘兵東走浩將中軍共二千人自濬州沿河路固來追起大元帥府聽候使喚是日五更起發慮恐滑之虜騎追襲劉浩奔衝北來命不須發嚴飭諸將蓐食乃行是日雪霽所定程頓至某店早食不敢如約行由小徑遂與扈從庖傳相失王至村舍下馬村人藝草火為王溫酒炙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坐未久村人有報旁近有三虜騎問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以過數日矣虜人以鞭擊鞍云失探失探王聞之即上馬行申刻至北京是時乍晴師人多寒王呼諸將問卹且

軍士見王躬擐甲胄上下馬無倦色每見軍士輒慰勉之故三軍皆如挾纊至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裘畀之又以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綠蕃羅戰袍并條以賜權知大名府張慤北路總管顏岐暨諸監司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迎王歸于府治北京新遭軍變之餘人心不定王每出號令人心慰服是時京城圍閉久號令不通王軍在河北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北門天下申陳四集取決霸府矣汴都記曰是日立春朝廷送土牛綵仗往二壁粘罕不受曰傳語趙皇不用許多禮數

金人陷穎昌府知府何志同先棄城走

金遺史曰金人既破京師駐兵城下慮有四方勤王之兵乃焚戮四輔州郡以怠援兵之心故分兵犯潁昌府知府何志同棄城遁走金人據其城根括金銀物帛鞍馬不勝計又三日縱火殺人死者十七八遂屯于潁昌別錄曰粘罕遣兵破潁昌府指揮兵不得入韓琦宅至是百姓數千人皆入其家並免殺戮

金人送東道總管胡直孺知威勝軍張克佐入城先是應天帥胡直孺以東道總管領兵一萬來勤王至襄邑遇鐵鷄子百餘騎一萬之衆不戰而潰直孺為金人所獲初張克佐守威勝軍解潛與金人戰於其境潛敗克佐降至是金人送西人入城中

金人請以知澤州高世由為西京留守河東轉運使張友極為大金隨軍轉運使 金人在河東執高世由張友極至京城下至是請任使之蓋示和議定不欲自專也初太原既陷分河東為兩路置安撫使以治之嘗命友極為河東隆德府路經略使者是也 僉言曰粘罕令朝廷出敕以高世由守西京張友極為大金隨軍轉運使催督畿甸民糧以餉軍

十七日戊寅再免公私房緡一月 再遣割西河地界使臣 先是金人欲再遣大臣督割西河地界朝廷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至是日始遣復增差使臣十人十九日庚辰督責金銀委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根治

十 朝廷以金銀之數未敷督責甚峻仰御史臺大理寺開
封府見捕輸納愆數踰限者根治難戚里權貴豪族官
至承宣留後婦人封邑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
十 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評直還茶鹽鈔金一兩
準三十二貫銀一兩準二貫三百又榜諸州縣鎮公使
曾遣在京買賣變易到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
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肆
居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戶主並許告陳知情
與同情隱匿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已下應曾賜金帶
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辛巳散遣使臣於諸門外頭交納金銀

金人掌受納者求瑕指疵動輒退易金不甚赤銀不成
三 蜂窠段子薄皆不用至歐擊使臣意欲賂送官吏多以
大蒜沙糖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壬午毀官屋賣薪以濟民 民乏薪柴上憫念
之乃令四壁毀官屋置場委官賣柴以濟其闕先是十
六日遣人語二酋欲開諸門令細民樵採日給粘罕不
許曰且令拆屋燒虜薄城以來每夜或日晡柵中輒鼓
鞀四發及得城後擊於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墻屋皆
震聞者不聊生自是間一擊之不復如往日矣

二十二日癸未大雪詔軍民樵採萬歲山竹木
是日大雪盈尺上念細民之失所降詔曰風雪大寒小

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
任便斫伐由是百姓爭往焉以千萬計多為軍兵擅之
知信德府梁楊祖以兵至北京梁楊祖自將五軍以
武義大夫張俊武翼郎苗傳花實武功郎祁超從義郎
蓋淵統制一萬人自信德府起發至北京王循撫周至
徐問楊祖曰諸將誰最得力楊祖曰張俊最得力金人
數至信德府城下俊出戰屢捷王擢俊為元帥府統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三

靖康中帙四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盡二十九
日庚寅

知磁州宗澤以兵至北京宗澤自將二千人至北京王循
撫如信德府王諭澤供副元帥職事

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監書藏經蘇黃文及古人書資治
通鑑諸書金人指名取索書籍甚多又取蘇黃文墨
蹟及古文書籍開封府支撥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

鋪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至興仁府訪尋康王二十三日知興

仁府曾楸申大金軍前差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前來本
府訪尋康王所在并錄白曹輔所傳蠟封皇帝手詔金
人已登城歛兵不下見議通和卿等領兵未可輕動恐
徒誤國并樞密院劄子誓書大金已通和猶未退師諸
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候師退日放
散

朝野僉言曰初二酉遣使乞令人於河北召康王使者
傳云聞康王已占據河北之地恐河北州軍恃王不肯
交割請遣迎之是時金人已懷廢立之意而朝廷大臣
無有覺悟者何桌奏上乃遣簽書樞密院曹輔由京東詣
河北迎康王何桌令人於曹輔衣襟上以誓書為詔以

遺康王為朝廷人每出金人搜索文字蠟書故以誓書
帛入水方見曹輔東至曹州見守臣曾楸說大金已登
城講和歛兵不下曾懋誥曹輔曰戎人貪暴變詐豈有
登城歛兵不下者公等家屬必為所虜脅之使為此言
輔乃裂衣襟令懋看以達元帥次借州印以發四方撫
諭文字數日取曹州守臣軍令狀回稱不知康王所在
金人軍前復發入城

二十四日乙酉粘罕斡离不遣書來索金銀表段犒軍書
榜示于市朝野僉言避戎夜話曰骨盧你移賚勃極
列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提師
遠涉惟賴金銀犒設軍兵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

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足於內准備取犒賞所
須一千萬足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有妨取索假以
為辭於理未安初破城時本議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
束今欲犒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銖銀五百萬銖
段子衣絹不限數官私早望依數應副見在府庫絹如
雖有見餘唯所須之數金銀段子亦依所須之外亦必
不取累承示諭金帛豐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冀亮
悉無多浮辭專奉書咨達不宣謹言

榜曰今備錄到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既登城歛兵不
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厚犒軍金銀表段自當竭力
應副除內藏元豐庫及龍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

宮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闕少今晚諭權
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
金之恩足兩已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
哲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管
北壁李佩受納王宗葉份管西壁李儁受納張著胡思
管南壁井度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與受納
官秤數交割大金軍前如敢隱留仍諸色人告以一分
給賞雖奴婢告主亦不坐罪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
並仰一面處置施行

張慤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 張慤為河北都運使充
隨軍應副忽隍告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難以隨軍

乃改差河北轉運判官顧大夫隨軍應副仍日下隨逐
副元帥宗澤前去開德府
知洺州王麟以兵至北京 王麟自將一千人至元帥府
自陳母老無兼侍又以疾謁告乞還守洺州王語僚屬
曰麟有異志耶卒許其歸以麟府部兵撥隸副元帥宗
澤後聞麟歸洺金人至以城降為軍民所殺并及其家
二十五日丙戌揭榜去失人口之家許陳狀詣軍前認識
榜云應被討虜去失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
贖者並會於東西塔院同詣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
塔院會集者無慮數萬人官司以人多難遣遂收榜不
行人各散去是日金人來叫醫甚遽韓离不苦目疾詔

以翰林醫官往視之

金人圍相州 金人知大元帥在相州乃遣人圍之自京
師取汪伯彥男大理寺丞汪似壻都水監丞梁如霖丙
戌至城下要議割地是時王已駐于北京聞金人圍相
州也曰非耿南仲擇十四日離相州則將若之何南仲
曰此天誘臣衷天方以功業授大王臣何力之有烏初
王在相州也諸郡有乞召募民兵者不已上書轅門往
往乞空頭官牒以自圖利相州有鶴壁村田氏南平李
氏平羅蘭氏皆大族依山設險保聚居民至有作院造
軍器作釣橋壘石為城以守禦者或建議若招致民兵
可得數十萬人南仲與汪伯彥等議遣巡尉齎幣帛酒

等聘之既至皆補官又以空頭官牒數百以往王從之
王離相州日無一人至至是金人圍相州諸族皆受木
牌子從偽矣

許百官乘轎 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勅會百官
馬既行根括殆盡不可步行今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
乘轎子出入仍不得入皇城門右劄付開封府出榜曉
示者

天寶寺火 是夜火燒天寶寺泐燒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丁亥詔鬻爵及僧道紫衣師號根括金銀甚緊
急尚慮士庶之家隱吝不納乃詔鬻爵開列官爵價直
募人承認及僧道紫衣師號等無有應募者

金人入國子監取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七日戊子金人遣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
而去 先是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請
寨問佛法大意甚喜約以北行告歸治裝還寺沐浴登
坐別衆坐化人甚異之虜遣二十一人持香入相國寺
供佛賜金千緡以基金使登樓閣移時而去或云為守
一而來

副元帥宗澤軍于開德府 王命副元帥宗澤軍于開德
府是日發中軍澤領所部磁州軍民之兵二千洺州軍
兵一千揚言康王在軍中以都統制陳淬統制前一日
先鋒統制劉浩改差充副元帥下前軍統領右軍統制

尚功緒改差副元帥下左軍統領各將帶本部二千人起發後一日以常景充副元帥下右軍統領將帶本部二千改差王孝忠充副元帥下後軍統領將帶本部一千並於開德府駐劄

二十八日己丑金人索劉晏四人賻贈銀絹各五百疋兩先是金人索四人之尸以骨還之至此索此賻贈

知博州孫振領兵二千至寇氏縣知深州姚鵬領兵二千至館陶縣孫振姚鵬各具申帥領軍民兵迺遷前赴

帥府王命振鵬前去濮州駐劄

呂剛中呂時中以募兵侵欺不實送宗澤自劾日曆曰初京城未陷時有進士何烈者為監察御史張所謀于

朝廷遣呂剛中時中兄弟二人潰圍出城齎蠟書往河北招效用王在相州曰剛中時中過相州王取所差劄子帛書觀之乃言委剛中時中兄弟起兵不屬元帥府節制所給錢糧其末云招集民兵保義即閤門祇候呂剛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桌更携御前降到權貨務允便鹽錢空頭關子三十萬緡王笑之而遣剛中洛州人應武舉緣京城圍閉獻陳募士徒為文具至是方到大名府城下伏申帥府稱前去洛州召募到義士一萬人部領前來已到館陶縣劄寨契勘元朝旨召到人州縣應副錢米每名日支米二升鹽菜錢三百文節級米三升錢五百文部轄使臣米三升錢

七百文乞判送大名府出給曆頭據人數批勘王指揮剛中所召募義士仰日下部領至府城下駐劄密使人伺察但有五百人其它以諸山寨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為虛數椿以批請無其人問所携權貨務關子所存無幾送剛中時中下大名獄委張慤推勘根究要見官錢下落實有侵欺屬金人犯開德曹濮等州遂以剛中時中送宗澤自効

二十九日庚寅詔許民毀拆萬歲山屋宇為薪泣血錄曰是時天寒多上念軍兵之不易且恨朱勛之屬勞民力而運花石也詔樵採花竹與民為薪應班竹紫筠館丁香障醪醖洞香橘林梅花嶺瑞香苑碧花澗翠雲洞

等百餘所及奇怪松栢檜木橘柚花柳一採殆盡至是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軍民奔赴互相攘奪先是城陷日金使八人常留宿都堂議事詔以從官伴之是日金使方食而軍民毀拆絳霄樓欹側喧呼之聲聞于遠邇又有蹂踐墜厭至死者坐客棄匕筋而金使問其故或以實對金使笑曰使民相爭則疆者得弱者失兼又墜壓致損人命何為不官拆以散之伴食者唯唯無對丁特起曰嗟乎聖天子屏去園囿之觀縱民樵採可謂盛德而奉行之吏曾無經畫欲利於民却因而反害之取笑於夷狄是可歎也

大元帥發北京 日曆曰先是王聚幕府僚屬議所向宗

澤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曰
金人數十萬衆聚京城下周圍四壁各把定要害自開
德府之南四十里衛南縣至京城下劄連珠寨嘗遣人
硬探水泄不通吾軍除過河五軍保衛大王外續收才
一萬三千人其間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如何徑要解圍
事須量力只今未說解圍且先要泊得大王去處穩當
然後促河北所檄諸郡及檄京東諸郡人兵俟其皆來
會合以當東北面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師即以
當西南面約日俱進聲援相接乃可解圍况金人河上
絡繹往來開德不是大王安泊去處大名亦去河咫尺
不可久住欲差發數頭項軍民之兵前去開德興仁府

濮州諸處屯泊大王安泊去處大名亦去大王往東平
府措身於安地身安則國難可圖耿南仲延禧高世則
等無異論更召諸將問之諸將亦以為然王遂定議往
東平府先遣副元帥宗澤往開德三日發五軍皆盡庚
寅王遂進發揚青代劉浩為先鋒統制是夜宿于大王
寨

是日歲除物價翔貴市店皆閉細民無食凍餓交橫

是月王在党忠薛廣祝進等擾于京西湖北 幼老春秋

曰京城失守禁卒潰散有自萬勝門出得路而逃者皆

群聚劫擾州縣有王在党忠共犯隨州官吏居民皆棄

財物于道路奔入大洪山奔走不及者皆為在等驅虜

而去在及忠虜奔走未盡者有薛廣繼至隨州劫掠罄
盡在焚隨州又虜疆壯為兵會祝進犯德安廣擾郢州
漸入復州界忠往來于隨州德安之間王在党忠薛廣
皆班直祝進乃郭京之部曲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四

靖康中帙四十九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盡十五日乙巳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賀太上皇于延福宮并
詔百官僧道出南薰門赴軍前致賀二箇

遺史曰是日有旨令百官僧道往軍前致賀粘罕傳令
止絕之舊制正旦日朝會車駕坐大慶殿諸國使人入
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
亦士服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祿諸州進奏官各執
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簪尖長如大
蓮葉服紫窄袍金蹠躡副使展裹金帶如漢儀大使拜

見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着右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樸製服緋窄袍金蹠蹠皮靴叉手展拜高麗與南蕃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足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纒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羶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瘠瘠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蕃推髻烏纒並如僧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臘大理等國有時朝貢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蕃國在瞻雲館懷遠驛唯大遼高麗就館賜宴是歲圍城中遇正旦而三親王就虜帳致賀都人傷感繼之以泣

濟王景王詣軍前賀得金銀數斤以歸粘罕遣其子真珠再大王同使人八人入內賀正

二日壬辰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拜先聖

諸門受納金銀輸納不絕縮已畢數 徐秉哲根括高

傑高伸家收藏昨蒙聖旨根括權貴之家金銀表段據南壁根括官陳著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先將金銀令幹當人劉均兩次押往見高傑家收藏本府遂差人勾劉均出頭其高伸却與兄弟高傑穿執親來本府廷下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勝計今來倚恃官高庇護幹當人却各乃親自出頭抵靠實恐難以集事伏望特賜指揮施行

奉 聖旨高伸輒至公庭有虧事體高伸落職高傑降充左
衛率府軍

三日癸巳兵馬大元帥次東平府王以正旦過莘縣宿
陽穀縣二日過景德鎮宿迷魂寨至是到東平府本路
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黃潜厚轉運判官閻立陞以下
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夾道駢肩驢呼之聲溢滿城
市

四日甲午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

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詔曰敕某州守臣某大金元帥府
領兵來責失信欲盡得河北河東永圖結好雖即時應

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
人故自大金臨城堅守禦敵終至失守出城歸款所有
重兵雖不下城猶稱只候此交割州軍撫定了當然後
收歛仍取了應合交州府官員在京血屬執質才候撫
定了日放歸圓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
石州种廣家屬送還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款遣回不用
足知其餘家屬才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堅守未
降足認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
下若迺遷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宗社
之禍豈如早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外元
係河南客官軍民客旅等元許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

再念京師城池深固猶不能保若汝等不務順從豈止
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亦必不保慎毋執迷故茲詔諭想
宜知悉是日持此詔之寨中泣血錄曰金人遣使迫
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
陳過庭往而兩河守臣人民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
累日才得石州朝廷不得已乃降詔詔諭使臣賚詔至南
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
取到是日敕云敕應天府守臣等忽覽來奏知撫諭詔
書已到又知南京蒙大金更不攻打喜極出涕所須金
銀足帛當竭力應副一足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

吏民庶人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京城見今收拾犒軍
務在罄竭近詔書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亦
可以此意曉諭官吏民庶勿更執迷恐誤大事南京與
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足

五日乙未大元帥命官往祀岱嶽日曆曰王念二聖久
被圍閉涕泗懷憂乃命官往祀嶽廟祈禱國祚無疆之
福命耿延禧撰青詞曰伏以國逢災會諒冥數之難逃
神有威靈冀隆仁之垂佑念當艱棘遙發忱誠望峻極
以傾心罄虔恭而歸命伏念宣和蠱弊失在於驕奢靖
康鼎新方崇於勤儉登寶位之未幾忽金兵之大來初
通和好之情終肆貪殘之性今則金湯失險社稷陷危

君父何為橫罹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鉏係虜成群去
作他方之鬼逋逃避地皆為失業之民雖幸免於刀兵
亦必填於溝壑况乃刻深之巨禍發於隱伏之姦謀不
忍言揚空成涕墮措躬無地請命於神伏望昭鑒俯臨
寶慈下逮眷皇朝有積累之舊念嗣君無侈汰之愆平
時康樂之民率多良善中間知識之士不懈薰修家一
槩而流亡情詎勝於哀痛况今首尾已歷冬春尚或交
兵未由願察公微之懇特垂救護之仁使金人生
知足之心不為己甚介趙宋以無彊之福復見太平
七日丁酉雨雪天寒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人馬皆不
可行

八日戊戌何棗使軍前還尚書省揭榜何棗使軍馬前懇
粘罕乞減金銀表段之數粘罕不從既歸尚書省揭榜
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犒軍金銀表段府庫士庶已到數
目十分未及所須之一專遣右僕射何棗躬詣軍前懇
告乃恠問謂京城人民衆多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
一城生靈無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尹督
責四壁官急行根括御史臺催促覺察自宰相已下未
納金銀人指名督責是時根括金銀益緊御史臺置曆
批上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
寺及四壁根括所司勾呼禁繫枷考不可勝計不以官
品高下例行訊拷枷項促催者相望於市人不聊生

九日己亥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宮

宣和錄曰是日太上皇后皇后偕至置酒食甚款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遣高尚書持書來高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亦不欲出郊而何桌獨以謂必須出上信之桌因歸堂自草敕曰孫傳謝克家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軍前時何桌自謂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為辭遺史曰金人遣人使來

請上詣軍前云農務將興及徽號事須當面議之乃降詔曰朕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徽號咨爾衆士各宜知悉封氏紀年曰吳革見詔謂親信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見留乃見宰相何桌曰此度駕出必墜虜計願相公奏上勿出桌曰二太子邀駕無他祇為要上加金國徽號必不留也革曰虜情難測焉敢取信桌懦怯不知所為戰掉失色而革言終不見聽革乃請於樞密院張叔夜孫傳乞奏二人雖入面奏而業已議行矣

十日庚子車駕再幸青城軍前遺史曰上出郊以皇子監國以孫傳為留守尚書梅執禮副之識者謂鴻門之

會豈可再行也哉是日士庶僧道往南薰門候駕迨晚
榜示詔云朕出郊議加徽號事為諸國未集來日回內
仰居民安業

孫覲狀曰正月初九日二酋致書請上出城議尊號何
桌面奏宜如書十日復幸青城舍親王位供帳肅然饋
餉皆不至群臣相顧失色蕭慶諷李若水留吏三百人
餘悉遣故人多放還者於是虜人以數輩持兵守閣謹
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然薪擊柝傳呼達
旦上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上之再幸虜營也何
桌曹輔吳玠莫儔李若水譚世勣司馬朴汪藻孫覲扈
駕從行上至青城舍于端成殿東廡是夜衾枕不宿戒

席土床而寢何桌已下皆置之別室上之出也人無
知者忽見榜示言駕詣大金軍前議和上徽號仰軍民
安靜不得扇惑眾大駭時上已出矣中外莫不寒心
靖康遺錄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無如之何粘
罕催迫愈急頻數號令欲縱兵入城百姓輒驚不安其
室上以問蕭慶春云此事須陛下自見元帥乃可了畢
會粘罕亦遣人來請再相見上疑蕃賊見欺意欲無往
而金銀不足恐其縱兵不得已乃以皇太子監國樞密
使孫傳為留守密謂傳曰我至蕃寨慮有不測當以後
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餘
人擁上皇及太子潰圍南奔我從金人之命死生以之

遂以初十日駕復出何桌以下皆從既至青城粘罕不相見上於前所居舍內嚴兵護守

靖康別錄曰虜使請上詣軍前加金主徽號先是都堂集議如虜主徽號曰繼天集統昭德定功敦仁體言修文成武光聖皇帝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謂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之為太常少卿草定冊文去冬遣馮澥等充奉冊寶使及河虜騎大人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河北軍民手詔宣和錄曰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自即位已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此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

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未歛兵欲質我太上皇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朕上禱皇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議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號保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於蕃夷天下安乎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

體至懷

上自軍前降御筆令王若冲邵成章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

十一日辛丑駕在青城尚書省揭榜為金銀足段數少聖駕未得歸回

遺史曰士庶僧道雲集于南薰門俟駕回午漏帶御器械王宗沔自御前回俄有榜云王御前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為金銀足段數少聖駕未得歸回事屬切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金銀足段火急盡赴開封府送納許入告給賞隱藏人依軍法人心惶惶不安尚書省榜奉御批累見金高尚書傳元帥台令為金銀

表段數少且留車駕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具所有數目明批上曆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藏却因搜檢告首發覺便行軍法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等僧道技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頭彭端等公吏曾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大小園子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司宗室三衛曾經遭輦官兵級內東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幕士等各令知委士庶見榜以駕留虜寨隨坊巷集隊伍哀聚金銀獻者不可勝數朝廷將大內器物并龍德宮諸王所用之數悉將以獻自宣德門至

南薰門軍民運金銀器物者接踵數日百姓各以招書其姓名用木末羅列而獻上充塞道路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甚恠金銀綵段數少朕再三懇告云京師居民衆多必不止此仰開封尹告示戚里權豪士庶各體朕意日下分頭差官根括事體緊急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尋差下廂家至戶到店客戶倡優戶例皆難認一城騷然自是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呼百官豪富之家捶楚催督哀怨之聲不忍聞矣

宣和錄曰是日虜賊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以欲上虜酋尊號故也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桌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吳玠莫儔直學士院孫覲禮部侍郎譚世勳太常少卿汪藻八人分居青城齋宮別室朝夕起居如儀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幹離不軍中上通謁二酋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懣

右文殿脩撰知冀州權邦彥自將本人州一千人號二千人前來聽候指揮奉王旨即日劄子下仰疾速取便路前去開德府駐劄聽候元帥宗澤節制

十二日壬寅駕在青城金人索上元燈道路相傳二酋城外作上元節觀燈凡在京師御前及諸寺觀正店皆赴府納燈街中般擔不絕又取景龍門寶籙宮當年放燈

金珠瑠璃纓絡燈諸翠羽飛僊之類悉赴軍前自月初
至此十日之間寺觀宮殿所有上元燈飾征求殆盡
十三日癸卯駕在青城樞密院編脩官胡瑄太學生余覺
民上粘罕書

宣和錄曰樞密院編脩官胡瑄書略言優禮我寡君則
康王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
余覺民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
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太學諸生數百人泣詣南薰
門上書于大金元帥辨金銀事乞車駕還內朝廷大臣
陰以兵攔截又厲聲云諸生不可恐致生事遂出榜曉
示兵有詣大金上書者須由樞密院令資達於是諸生

懷書至樞密院傳達彈壓官恐生變止之

靖康小錄曰是日王宗沔同蕃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
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
所為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郎官押御前冠冕
赴軍中而金人有文字須要至上前呈過方赴軍中交
納郎官出門至上所居幕次日已曛暮於簾外起居上
初不知自持一燭揭簾問卿何人郎官以實對押冠冕
至此上曰卿曾晚食來否荅曰臣未曾食上曰宰相幕
次去此不遠卿可往就求晚食如無睡處却來此睡其
人晚食復來上曰朕渴欲飲水遂指水所在處使往求
之既得水上令先嘗然後取飲上所居止有榻上有氈

二番前有小杓子二隻止有二綉坐子蕭然獨處而已
即官親見歸以告人聞者痛心

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廣信軍張換知保定軍高公翰知霸
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澈各以本州兵至大元帥府徽
猷閣待制知河間府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
本司人馬一萬三千知廣信軍張換二千五百知保定
軍高公翰二千五百知霸州辛彥宗五千知安肅軍王
澈二千以高陽關路副總管楊惟忠為都統制赴大元
帥府王慰籍温厚人人感悅

十四日甲辰駕在青城留守孫傳取上皇聖旨括諸王公
主宅金銀宗廟供設祭器等悉取之又令御史臺置籍

記宰執百官不敷納者罪之

總載曰是日有王文昌致書通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
之家今天子蒙塵于外亦為金銀表段不敷數日使金
國藉口公等為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盡納于官
况金國攻破京城幸其斂兵不下當是時若使之縱兵
大掠則子女玉帛皆為所有加之困在圍城以糧食為
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使遷延歲月使城門不關雖
欲害之亦無所用今公等猶守既破之城惜已弃之物
又何愚昧之甚又况平日為貴戚者素無殊勲止緣寵
幸世襲封爵為官吏者亦有無材術濫叨祿俸倚官營
私恣行剋剝為百姓者欺罔嗜利競較錐刀以取豐富

及使賢能有在下之歎善良受飢寒之苦此天假金人
取之若不反自痛責由貴及賤各出所有以已率衆大
謝天下變咎尚循故態徒為文具萬一金國發怒悔之
何及蓋聞知者先事而慮願公等上念君父數見勞苦
于外而下全爾家屬之命轉禍為福輕財惜生無自取
戮况今朝廷見行推賞又許事定開門各償價直公等
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不將出若果盡數赴官更無隱
匿至未敷數文昌却願以一身詣金國軍前以實告萬
一不從文昌當為公等論列利害雖鼎鑊不辭望公等
聽之無忽

駕前夜召孫覲等賦詩

中書舍人孫覲辭免待制奏狀曰十四夜中貴人劉當
時傳旨召臣臣亟往方進晚舖何桌侍旁命臣坐賜以
卮酒上輟食語臣曰卿作即事詩須用三百字臣言車
駕未有還期臣等憂懣無聊而三百字非立談可辦容
臣退思以俟它日桌曰聖情不悅群臣當有以娛侍帝
者賦詩不足辭上曰以歸字為韻而內侍輩持燭操筆
研摘紙趣臣應詔臣不獲已賦絕句一首詩成進御又
令賦回字一篇上大悅復賜臣酒仍召馮澥曹輔吳玠
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群臣見歸回二韻益悟聖意
所在不覺歎歎鼓三通劉當時哀集歲去臣等拜辭以
出繼此二酋遣使須求凡上所不欲見之書禮者必遣

臣密諭孫傳凡六七遣矣

呂本中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桌奏宜

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覲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韻覲詩

曰嗟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

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賊帥酋見在莒

之句又斥其為虜帳因撫此為名遂遲留車駕

十五日乙巳駕在青城駕前遣人傳榜回

泣血錄曰榜曰傳聖旨軍中供帳膳羞皆如法宰執從

官次舍皆溫潔禮數優異口緣金帛數以商議未定仰

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一二日間必定駕回保無它事恐

民兵憂慮故茲曉諭各令安業務要寧靖不得喧擾以

三民情頗動故有是令又曰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著

作佐郎胡處晦作上元行云上元愁雲生九重哀茄落

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

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輅聖主憂民民更憂驕子逆

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

年城下盟未睹名臣繼嘉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

道趨群公神龍合在九淵卧安得屢辱菱泥中朝廷中

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

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

呼聲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耽樂君不見

望至夕月虧東北角

二酋請車駕劉家寺觀燈遺史曰金人索元宵燈燭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燈粘罕斡离不張筵會召教坊樂人大合樂藝人悉呈百戲露臺弟子祇應娼優雜劇羅列于庭宴設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潰百萬之禁旅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五

靖康中帙五十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丙午盡其日

十六日丙午駕在青城進士段光遠致書于金人乞回車駕

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左氏春秋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曰輕財重禮則民作遜矣讀至于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長歎竊謂非賢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上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詔為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

北暢薄海內外悉為郡縣殊方絕域悉為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德深厚加之他國惟大金皇帝為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姦臣用事宦官挾權不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心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道欺君罔上蠹國害民靡所不至姦臣可誅士民可吊事一至此則吊民間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之也恭惟大金皇帝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道閔斯民之無辜宗社再安生靈復全深厚之德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民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於此哉先時枉駕鑾輿為民請命重蒙金諾與國通和常謂膚髮亦所不惜况於金

帛豈復辭哉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吏根括急於星火竭帑藏之所積罄負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或敢違雖曠蕩之恩難以論報而有限之財恐或不敷久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于朝號泣昊天而痛君之民滿于道仰望恩慈再垂軫念冀聖駕之早還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於此哉伏念光遠草茆寒士沐浴膏澤涵養聖涯陰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疏命薄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于外儻雖至愚噫鳴泣涕疾首痛心甚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之無不覆載於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申忠義激勸之誠干冒威嚴仰期垂聽俯賜矜憐無任哀

懇不宣

金人逼劉韜受官韜死之

劉子羽言父死節曰亡考自宣撫使被召十一月十五日到闕十六日引對時已報金人渡河即有旨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城下盛陳攻具為必取計亡考遍歷京城知城大難守兵懦不可恃四方未有援師力於上前列事勢危急須於虜人未攻城前遣使和議一面除康王為兵馬元帥檄天下入援上深以為然十一月十八日聶昌出使除亡考都大京師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城下盛陳攻具為必取計亡禦使繼而唐恪宮祠何桌拜相力主戰議以亡考極

言不可輕戰降旨謂亡考沮國搖民落職更降五官宮祠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何桌出兵并遣郭京領兵自陳州門出戰失利虜人乘勝遂陷南壁二十八日召亡考至內東門宣諭亡考謂不從卿言乃有今日何桌誤朕二十九日從駕出郊至南薰門十二月初二日駕自郊外歸初三日有快行家親事官來宣亡考至內東門云已有旨差往軍前充割地官初五日早出門後知虜人以亡考知真定有聲來取到軍前在壽聖院安下差僕射韓正管伴云國相久知資政名今欲任用亡考但力辭正月十三日韓正取亡考去相見云主上再出郊軍中已議廢臧宗社別立異姓并取太上皇國相已說資

政與正為代兼說亡考以立異姓之後兵連禍結不若
北去取富貴亡考歸呼使臣陳瓘等說主上已出虜欲
喊我宗社乃欲我用我當圖手寫一批子付陳瓘曰大
金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侍兩夫忠
臣不盡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妾婦之
道所謂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予今日所以
有死也令持歸正月十六日沐浴更衣以衣條自縊燕
人雜類與嘆泣曰劉相公忠臣於寨中尋之親隨使臣
陳瓘等共殯壽聖院西南崗上仍遍於壁柱間大題劉
賢政殯某處三月二十九日陳瓘自軍前逃歸四月初
四日金人北歸初六日具棺衾故將王缺字以兵防護

出城大殮在淺土凡七十日顏色如生當日扶護入城

○胡虜犯畿旋致入郭之禍犬羊無禮敢生邀主之謀
海寓震驚神民悲憤念為國守疆之吏無荷戈衛上之

勤舉首籲天歸命叩佛六龍反正願缺一視履之宜九

廟再安益介靈長之祉靖康小雅曰公諱韜金人既

敗誓約擁師而南時公帥真定盛設備以待之賊知而

不攻暨議和北歸公建策請速援太原且謂太原勝負

之本也遂命公為制置使暨而遷宣撫副使駐軍遼州

與諸路援兵犄角而進九月太原失守諸屯之兵皆望

風潰散而公之一軍獨全於是天子命公歸援河朔師

至信德府而真定已陷有詔移軍大名賊既濟河復趣

公入覲命公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公日夜親臨衆不敢懈賊蟻附而前力攻東壁公親乘城以死拒賊閏十一月以言章罷守禦授以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守禦二十五日賊自南壁登城二十六日賊循城而北公親持鎗督衆力戰至夕諸軍稍稍遁去公遂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為和且索公出虜雅知公真定之政時虜之樞密使韓政年高粘罕欲以公代之公力辭為遂館公於樞密院屢欲用公而公以病告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蒙塵賊中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語公曰帝不復歸矣公且受命尚何望乎公為謝覲少之自書家信其略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

此吾今日所以有死也付隨行使臣陳瓘劉玠使乘間入城付公之子子羽因闔戶自經而死虜酋大怒尸之於塗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瓘輩夜竊公尸瘞之於蔬圃因相與逃入城中胡馬既去公之子子羽同瓘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而公容貌不壞今上登極贈公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嗚呼貪生而惡死喜富貴而羞貧賤人不易之情也矧世已顛覆莫能扶持士大夫皆欲全一介之命其倒行逆施深慮巧畫無所不至而况虜斂其名欲寵異之而乃甘心於死乎節義之著無愧古人其可無述耶詩曰有赫劉公心在王室氣吞點虜忠貫白日九鼎既淪四溟蕩瀟公如山嶽萬仞屹

此富貴莫誘威武莫屈伏節而死無愧委質中興姓氏錄曰劉韜建州人也元祐九年登進士第宣和初知越州方臘反來攻城韜極力備禦屢戰破之靖康中原府已陷乃擢韜資政殿學士河東宣撫副使張俊苗傳皆隸麾下韜與大金戰河東敗績留後傳軍信德府而走京師降八官落職罷之乃大金攻京城上登城見護龍河填壘已盡李擢安扶守禦不盡心罷之復以韜及田灝為提舉官及城陷韜自縊而死年六十贈謚忠顯衆哀其忠

宇文虛中撰宋故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特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

碑曰宋興百七十載祖宗以仁厚忠恕庶耻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無復前世之戮辱一有致位通顯終身安榮率為子孫數世之利固且人人自重知所報塞一旦禍生鄰釁京師失守公卿即吏交首偽庭徃徃為之領袖耳目至誑迫君父告捕宗室致之穹廬之下天地淒慘神人憤泣獨二人以死節聞曰資政殿學士劉公韜曰兵部侍郎李公若水當擾攘變故之際議者不敢昌言其忠虜人尚高劉公之節至為小歛瘞覆揭示其處平昔無事劉公煩使于外未嘗陪鳴玉之間一人朝言者隨而擊之至在圍城中尚不為時相所容一日死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方難之興

劉公為真定安撫使率軍民固守金人攻城不下則分
兵綴之引大軍而南上初即位羽檄召天下兵未集乃
屈已捐金幣為城下之盟許割地以和虜僅退師旬日
之間援兵大集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將分總
而北期於北懾燕薊西解太原之圍其言憤厲明決若
可以漏刻制勝獨劉公憂之屢言亟戰而怒敵為非是
虜酋以暑度陞會山西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
牧覘者以兵散將歸告于朝大臣議遣使督戰項背相
望大將种師中感憤泣下即衆以出遇敵死之而朝廷
所遣別將姚古解潛拊可求相繼奔敗中外震恐上知
公可用乃以為宣撫使裒散兵扼邢洛既太原卒陷真

定亦為虜所據事益急乃驛召公赴闕久之虜合兩路
大軍皆至京城下公又申前議以謂城大難守兵脆難
戰惟有遣使款師緩其攻城之謀開元帥府以節制天
下兵使之入援宰相折公于御榻前曰大抵臣僚自北
來皆張大虜勢以戰為非今韃亦然款師非策惟有戰
耳公曰今日事勢已至此乃遣使款師固為非策然不
出於此以延引月日待援兵之至恐無他計若又欲戰
則事有前鑒非臣所敢與知也宰相怒以公為沮國搖
民即黜之及城陷召公入見上雪泣執公手曰不用卿
言至此虜人知公名請上畫詔召至軍前宰相猶紹公
為割地使公至虜軍中踰月乃使館伴韓正諭以用公

之意因言南朝已擇立他姓自是兵連禍結卒未平定
宜與家屬北去以保富貴公慨然曰有是哉歸而沐浴
易服取幅紙書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而以我為可用
且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仕兩君况主憂臣危主辱臣
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此予所以有死也書畢引杯酒以衣條自
經而卒嗚呼古語有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
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為戒顓謀者與公相違
卒以致禍顓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此猶為忠臣
義士之所難也初金人起自海上屢敗契丹遼東人避
亂有浮海至登萊者或言因耶律氏之衰可以復取燕

薊太上皇念信誓之重詔大臣集議皆唯唯兩可唯鄭
居中鄧洵武以為不然時相乃欲因此固位與童貫相
表裏遂遣使持貫書從海道覘其虛實使還與其人偕
來約我舉兵以夾攻契丹太上重其事依違未決會近
臣有窺覲相位者乘間進策且以言動朝廷曰彼約我
以夾攻我若不從彼心蓄憾起異時兵端悔之無及遂
復使通國書許以如約因以燕地為請及宣和壬寅邊
臣奏契丹主禧敗于白水其叔父溥僭立燕人來請師
師到可不戰而下貫自江淞歸遽奏引兵而出太上以
公參其軍謀公自越州乘傳至瀛鄭間而种師道之軍
已潰于白溝貫憂懼不知所出公至雄州乃自請詣軍

前就師道議歸而語貫曰燕人固守未可輕進且祖宗
有誓宜且班師會蔡攸來出所得太王親札曰祖宗信
誓指天誓日又曰燕人說則取之不說則勿取也貫以
公言契合遂劾奏高陽帥侯益知雄州和詵誣罔誤國
乃分屯以歸未幾耶律淳死無嗣其妃攝政議者以乘
隙為易貫攸復欲進兵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戰且
喻將佐寮屬曰朝廷與金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
兵彼將滅遼與我為鄰得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釁誰
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非計也貫怒曰此出上意公
以為非計何也公曰自古與夷狄共事鮮無後患事不
成則恩威俱廢四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

唐以回紇破安祿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况金人氣燄
非回紇之比乎凡爭議踰旬未能奪會郭藥師以涿州
降我師遂出劉延慶為大將時當軸大臣乃昔年窺覷
相位者欲沮宣撫司乃自京歸遣使厚許歲幣求燕地
于金人欲以不戰而得地自為功仍遣人密戒延慶以
毋輕進時有旨先下涿易功賞三省故緩其事凡軍前
奏請率多譴却於是大軍日行十里駐涿州良鄉縣踰
月不前將士暴露困怠銳氣銷喪已而潰卒不能再舉
金人自居庸入燕以燕歸我歲增幣鉅億萬金人始益
驕傲下視中國矣自出師取燕山以至靖康城守公皆
參預謀議每與用事者相戾乃繼之以死以明君臣之

義與夫危人之國敗人之師而殺身以謝之者固有間矣嗟乎前日廷議之臣不度彼己之勢不量可否之宜引道聽而塗說小民誼誼之言以斷天下安危大計既相與敗國矣則又歸過君父滅弃臣子之禮苟可迎逢虜意求容於偽朝者無所不至也故上北狩所留詔札覽之者無不慟絕逮盛德嗣興宗社復寧誤國從偽者皆幸得生存而公乃先死不獲復見天日嗚呼天人之際善惡之報其果非耶不然則幸而生與不幸而死固自有數而不可致詰耶夫天以高名全節畀忠義之人不待留生而後顯則公所以捐其所輕輒取其所重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是豈可以幸不幸為言哉公歸葬

遼州之崇安其子以虛中與公契舊日見謀議本末乃以表墓之文見諉因為論著大節事係天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在上皇仍繫之以詞以槩舉公平生之事是區區之夙願也其詞曰劉號著姓始家咸秦逮公六世乃遷甌閩曾祖文廣甘於隱淪祖父太素以儒學振顯授魯史其徒千人皇考民先益衍其聞遂繇恩舉儀于縉紳悉以公貴恩封薦臻朝議正奉貴于幽窀英英厥配宜其累姻咸寧感義秩為小君公生而異幼耽經史來試有司策名上第重慶在堂撫公以喜板輿從養時其甘旨豐城一尉活彼饑民令于隴城調發惟均王師度隴以公從軍驟列朝籍

聲稱諂聞時方開邊轉餉是急公摠平貨歲登萬億斤
羨于戎以湯兵食公無弃財民無厘力帝用錫祉中秘
寓直卯瑕之寶邊計仰給故籍弗存利源湮塞命公摠
領制置之職刊燬之餘是摠是緝迺于有成纔期歲力
秘殿論著集英為首或繇材選或以功授八遷至此褒
訓每厚遂摠輸轉使于關右副廷謀帥以公試守兵衄
惶中聲搖西陲公命列將乘虛出奇踰月卒解震武之
圍隱如長城名動羌夷夏人款邊自狀其罪願附章聞
矜此恫悔僉曰彼羌反覆未改且益虜兵勿恃其紹公
曰不然兵交累戰以我全盛尚虞後害相彼小邦寧無
懲艾遂以便宜列言于朝帝有恩言貫此天驕東暨麟

豐西踰臨洮蔚其稼穡更休戍徭自公一言繫彼喉繫
西清以對用旌厥勞公厭乘邊東越剖符越乃澤國湖
水是瀦下流灌溉為鹵膏腴誰俾涸此利其歲租飯豆
羨芋困不重輸藉在水衡好用是湏孰敢弗督以速刑
書公為喟然疏入以時當宁慨歎恨不夙知盡捐所賦
活此億羸桐溪回穴有盜竊發既蹂餘杭七州幅裂官
吏曹奔官軍氣奪或請公避公顧而言為上守郡其可
弃捐乃治閘閘乃礪戈鉞畜牧收野什五比聯寇來瞰
城公親被堅揮兵出圍空券爭先一戰而勝肩髀盈川
溫台暨明賴公以全越民德公郊墟市廛飲食必祝願
公永年帝聞民謠廷譽籍籍曰予有臣忠映皎日超陸

秘殿命書赫奕寶帶名馬終朝三錫公方應召邊吏請
師命公便道往贊樞机幕中抗議人為公危常山謀帥
未至而移汾陽黠虜以衆來歸公謂上策不可脫羈盍
以厚廩縻之京師章上報聞後患終貽帝念久勤俾榮
故鄉爰自建安易麾福唐式寵其行進職近康過家上
冢三組熒煌里民喜來牛酒相望乃揮賜金儲為義莊
燕及功總時其奉嘗公頃過都見辭留連造請臺省故
例則然或者中公以逢貴權謂於中司有所摘言退領
祠宮曾未踰年擢守荆渚復來建安盡還故職以榮使
旃盜起河朔再帥常山公之來斯群盜方熾單騎入境
覘者聘貽其首柴宏世服耘耔不堪誅求乘憤而起公

以榮利俾還其植歸安田里宏感誠言矢死無貳例彼
潢池不飭辨士直造戎壘開諭禍福不施尺蠶帝用嘉
之載錫爾祉煌煌命服重念繁麗副以名駒綉鞵珪轡
降胡調馬名欲抗虜詔俾內郡悉空牧圉公以便宜格
詔弗與有姦根株窺伺廩庾雜以糠覈壯哉雀鼠廉車
之姻恃其敢語公命劾治趣告獄具營拔衆至卒竄他
所籍其家資以餉禁旅兵鈐趙繹中貴人子取賂于軍
以免戰士公得其實叱下械繫貴人憤恨泣訴宸扆上
慮佚罰逮治廷尉自是姦贓望風披靡惟時敵人陰已
造釁樞臣暗事專兵以逞尚欲受地開雲中郡公列其
實逢彼之愠文移未復敵軍壓境憬彼渠酋扶我叛師

驅馬南牧蠹集都畿帝用屈己要盟乃歸褒取金帛所
過無遺大臣持詔迫公以威既竭府庫又取我松公不
為應卻之有辭虜憤未泄環城欲攻負彼犬羊舞于梯
衝公命蹶張潰其狂鋒久乃逸去全此危墉進職資政
寵渥彌隆虜之再來公護諸將敗亡之餘師殲氣喪公
以忠義激于悲壯手執大麾視吾所向有詔來覲閉于
重圍獻議不合煩言棄之公斥未久迄至阽危公之畫
謀無非先計又以死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愧
天子震悼褒卹相繼還畀舊秩贈大學士賜名忠顯惟
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繼室曰呂敏于婦學安康
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詔訓清忠長曰子羽綽有父

風入奉朝請執鴈以從進直芸閣亦以似公子翼子翬
八品仕初將命東游帝以詔除管記幙府從公辟書有
女出適曰祝可久通籍于朝在列之右二孫琪瑞疑疑
並秀公仕三紀屢經郊宥貶彼恩秩叔父之後故於賞
延高遺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禩迨其捐軀歲缺三字
拱辰之麓新阡鬱起揭此銘詩亶告來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五
未
...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五十一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丁未盡十八日戊申

十七日丁未駕在青城太學生汪若海上粘罕書

太學生汪若海謹披心腹露情素獻書于大金元帥聞
之知天者可與論安危之計不知天者不可與論安危
之計天道甚遠人心可卜往者天將有驚于宋是興燕
雲之後以假手于大金我上皇天命是畏惕然內禪於
是大金乃戢干戈乃申盟好我竇懷惠賂以名都我寡
君朝夕恪懃奉以忠信不敢有怠惟是一二庸臣輕議

淺謀肆其愚衷以眩惑我寡君之耳目是用再辱軍師
之臨共惟大金既併契丹又服我宋有以見元帥之勇
料敵無遺百戰百勝有以見元帥之智城邑望降迎刃
而解有以見元帥之威功振天下光臨鄰國有以見元
帥之名破人之城不恣屠戮其誰不歸仁堅上皇之約
成寡君之孝其誰不與義勇智所以行世而武不可黷
威名所以張國而勢不可必仁義所以成德最獲天人
之助何謂武不可黷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智至則危累
綦是也是以古之善用兵者必觀天極究數而止用能
保世以滋大如或不然則殺人之父孤人之子頭顱相
屬暴於原野天安得而不厭哉此所以為元帥懼也何謂

勢不可必今元帥之於中國也有令必行者有令不能
必行者戰必勝攻必取此令必行也因號四方曰爾無
叛則令不能必行也何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人
君不足以自存匹夫可以承帝業是字缺一宋不得而事
大金則大金不得有河北也此所以為元帥懼也何謂
德獲天人之助元帥誠能無驕智勇保守威名黜功伐
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人心知歸天道必喜此所以樂為
元帥道也然抑嘗聞之富人之家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失盜富人智
其子而疑鄰人之父今某之於大金也相距數萬里惟
是風馬牛不相及則其跡疎於鄰人之父而元帥左右

腹心之臣親於富人之子某乃飾小說以觸雷霆之怒誠不自量雖然為宋人解倒懸之命而為大金立不拔之基事有相當理有適然何者且夫元帥智勇若是威名若是大功既立大効已著蒼天在上必不食言然而區區竊有疑者寡君越在草莽中萬姓摧心折肝號呼叫天而奉使之言乃以金帛為約如此則是質寡君以要利也夫人一日無主則皇皇三日無主至旬日無主則思亂元帥則亂之不恤而寡君之不歸是將大泯其社稷蔑殺其民人也順人心以致天討者果若是乎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

言曰我生之初尚及此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碩衆曰今上寬仁似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也今日先死以為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小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不承於天不和於人哉請以兵為喻矢之不可射遠貫堅弩力其所以中的剖微人心也宋固弱也人心已戴七世之仁元帥固強也而人心未洽大金之政以河北論之大金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故此河北人未敢承命若惠及之惟官司之所守其誰敢拒大金之命元帥捨此之圖惟利是要利聲日播而大德浸微河北安所歸哉河北之地號為奧區茲固不涸之倉不

三才上品金
渴之府若鎮撫而有之豈金帛之足云元帥必欲得河
北則不可矣大金以宋為結歡之本在於有禮禮不可
無無禮則脫此其所以私憂過計恐宋不得而事大金
也今日宋之存亡權在元帥存亡有二不可不知也百
姓之心欲在存宋奸雄之心欲在亡宋宋存則民得而
安故曰百姓所欲宋亡則四方蜂起故曰姦雄所利自
古取天下者豈全在於耀兵而在定名分今夫天下猶
一兔走則百人逐之非一兔可以分為百名分未定也
賣兔於市盜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雖
以元帥之強未能有河北者名分已定雖以宋咫尺之
檄下河北可也自天地之判限制內外夷夏不襍居兩

國不同治致之前史可以為證而契丹得割全燕而有
之耶律有德於石晉而假中國之力也使耶律不扶以
石晉之命則天下安知名分而知所歸哉故曰為元帥
計莫若親宋元帥其無恃甲兵之衆而有無宋之心宋
雖蕞爾縣地四百州安知無豪傑士起於中哉語曰天
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豪傑之起非元帥之所敵矣請
推明其利害夫宋之所以不敵元帥者何也太平日久
民不識兵而大金之兵以軍中為家以馬上為生而宋
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懸易以奔北是以元帥驅數
萬之衆可以得志於中原若豪傑並起則中國之人亦
以軍中為家馬上為生所以蜂屯蟻聚各為報國家之

三朝北野金 卷之六 四
難寔致操戈而逐兔則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亦知元帥之不能也當三國鼎峙之時元帥能橫行於中原乎其亦知元帥之不能也蓋游擊者易為力而坐守者難為功故為元帥計莫若按甲休兵無庸有事於民者親宋也宋於顛覆之際受君之賜報德萬世無有窮已竊恐事出倉卒元帥捨萬世之德而起新主之讐也其為利害相與萬明矣其布衣之士久困太學匹夫之命甚微而一身之狗極寡居此圍城中非有事於宋君也又非守城之人骨肉親戚也然而每念天地之間人為貴古人斬一木殺一獸猶或不忍况其俱謂之人而相為屠戮哉竊為元帥之行慕義無窮是用敢議於軍前伏

惟元帥漏一則願寬文武之怒如或不然則願先斬某以狗

太學生徐揆上二首書取徐揆赴軍前揆抗辯死之

太學生徐揆謹再拜獻書于金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揆聞昔春秋魯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今縣陳是貪其富也其可乎王曰善哉吾未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申叔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且想其風采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大兵既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亾而復存之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靈幾死而幸免元帥之仁

也雖楚子入陳之功未能遠過我宋皇帝以萬乘之尊
兩造轅門議賞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
國中喁喁政望屬車之塵者屢矣生民無主境內騷然
忠義之士食不下噎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天子
未還揆竊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深山窮谷
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數况上皇在御宿姦擅權奢侈
無度蠹耗邦財海內蕭然帑藏為之一空此元帥之所
明知也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賞之資官吏
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
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也又自兵興以來邦國
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畜

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官王畿仰給俸祿
者諸無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
効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猶未足償其數也曩者都城
失守民無一生之望荷恩全貸寔蒙再造之仁赤子拊
心圖報無地况金銀外物豈復有惜乎第恐京邑家藏
不足以償拋降之目雖以天子為御猶無益於事也元
帥體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塗炭為念大兵長
驅直擣中原未嘗以屠戮為事所以愛民者至矣今元
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銀之故質君是
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為
也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迎左右曰不

三朝北畧 卷之六十一
六
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美之後世以為美談揆願元帥推惻隱之心有終始之惠反其君父損其元數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楚子封陳之功不足道也國中之人得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輒敢昧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冒瀆台嚴不勝恐懼俟命之至

是日先傳二首留車駕過上元即回至是日由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因測其故太學生徐揆願致書二首邀駕還闕先詣都省陳述執政不許是時書成願達者數人執政既不許獨徐揆徑赴南薰門揆誑云獻金銀守門者以聞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論難揆因高抗辨論虜敵殺之餘人皆不達

靖康小雅曰君諱揆駕之再幸虜營也被留未歸城中官吏士民震怖憂擾計無從出君以太學生具書極陳以謂為元帥計之善莫若親宋親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胡人達書於粘罕翌日虜使人召君出遂留之嗚呼士不能奮節久矣君乃毅然不顧而前視百萬豺虎如醯雞羣飛則非獨君之忠可感動天地而其氣已吞漠北矣由是天下想望風采莫不歎息

使君當位則國家處至於此乎詩曰撓捨騰光遂勃太陽六龍不翔昧昧八荒公欲挾飛再蠱成桑怒髮裂皆力鑄暴羗白刃亘野視猶蝟芒凜凜之氣雖死不亾潰散軍兵王在祝進以兵攻圍德安府權知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遺史曰先是靖康元年十一月京城受圍也德安府部集民兵勤王知安陸縣事陳規者字元則密州人以明法補官部押而行至蔡州聞京城失守衆皆不敢進規慮其衆潰亂而散歸乃安集撫存之整衆而退既到德安則知府通判曹職官皆已挈家棄城而遁規方入城有潰兵祝進來犯其境百姓請規權知府事規從之乃

以寄居官及進士權作通判以下官遂遣弓手張立率民兵禦進郤之人心稍固是城壁圯壞跬步可踰而又壕塹堙沒略無險阻寇至居人大恐規隨宜措置相視城面向上如斧刃不可立人規下令從上向裏削去其半及三尺而止人始得立坐作有餘外存其半倚以蔽身補苴罅漏植木編竹橫門扉於其上代女牆以扞矢石而施守具焉群賊王在先破隨州虜隨州官吏來寇德安壬寅晚遣二人持檄要開門延納規留書放回癸卯早遊騎至城下在與祝進合軍兇焰脅人乙巳擁衆臨城先施弓弩持槍牌攻城北城東規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居焚燒殆盡恐藏賊賊又以砲石鵝車之

屬進攻城東自早攻至起更次日在復率衆數千人擁隨州官屬近城東門云統制來要議事規在門上呼之曰何因至此乃應云京城已為金人所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然猶未知其的規語在皆詭亂辭說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退去自是黨忠亦時復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為將官自此調五縣夫增築城壘

開封府榜駕前傳報元帥留上赴擊毬會且候天晴燕畢便還內仰居民安業

是夜曹門外金人下城討虜又有縱火燒五嶽觀者十八日戊申駕在青城根括金銀尤急

親王帝姬等則由道君聖旨拘收兩府執政并開封府提事使臣則由御史臺內侍官并三省密院職級等則由開封府京城四壁搔擾不安金帛之輸日用萬人肩摩轂輦皆差卿監於南薰門外交納物來冗併至有留三日而得交者虜遣皇族即君日在門下布大挺於前羅列兵刃凌辱官吏有祕書省官姓藍以微故輒杖三十大理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意拽坐庭下批頰數十或以腦麝建茶等物遺之僅獲免矣一日偃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前左右傳聽即君指揮堯離良久實不曉一語其後但聞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旅次冀感動之虜終不恤自

帝蒙塵以來雪雨不止物價日翔米斛一千二百麥斛一千驢肉一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今不復有也小民於池中取魚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猫犬幾盡游手凍餓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藉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接駕父老迎候者以日數千萬計各持手爐羅列於南薰門或相與集大衢權呼曰百姓忍惡艱虞至此吾民自當之願天相我國家且還乘輿言已再拜至於燃頂煉臂割心鑱口者后妃百官豪富胥吏於里閭僧臺縵闕迎緇流以祈禱諸倉糶米凶肆差官吏給函木然終不能及衆

宣和錄曰駕前傳到聖旨為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銀矣或疑虜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欲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隔日氛露四塞至此日未收輦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大元帥府黃潛善議貽書折金人耿南仲難之

中興日曆曰黃潛善與副總管楊惟忠領兵既至元帥軍聲益振潛善獻說於王曰持登城不下之詔幾旬矣虜訖不退城中沉然不知動息且師直為壯曲為老何不與辯曲直大王何不貽書二太子道猜康初入虜寨結盟事又昨渡河本緣和好虜處深入不相值上迫父兄之被圍下迫軍民之鼓勇遂逮大帥以援王城若會

合天下之兵以曲直為勝負事未可知會捧登城不下之詔不敢進今踰時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金之不還萬人不能制鼓勇而進害兩國和議之大傷登城不下之恩豈不重哉耿南仲難之曰夷狄恃疆暴無理義甚明何足與口舌爭曲直且虜求大王急自曹輔之歸彼方以不見大王為恨得此言知大王駐東平求太上及皇帝手書迫切之言速大王歸則大王歸乎不歸乎歸則有不測之禍不歸又重違二皇帝之詔且大王仁孝得二帝手書必涕泣而歸而一行士吏多東京人久客思家必勸大王歸內則蹈不測之禍外則天下勤王之兵無所統一凡招來巨賊倚大王鎮撫

不生亂大王歸必外自亂外亂則夷狄得併力於內矣不如勸大王養威望於外使虜人莫測此上策也潛善又曰不可令大王貽書恐知所在此說是也門下侍郎何不貽書二太子乎門下侍郎貽書則曰以師父舊僚出申和好聞金人深入便宜起兵其他如前之說且効孫仲謀遺曹公書春水方生公宜速去今虜人喜寒而畏暖書宜曰天時向溫公宜速去南人喜暖而惡寒兵益得利一旦大進有不利大國南仲又難之曰此皆口打賊非論竇也若虜人回書約日索戰度吾兵之勢力衆寡可戰否不戰則自屈矣戰則勝負未可知也故前說以謂不如養威望使虜人莫測潛善二說不行乃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六
快乞進兵戍曹州以張換高公翰王善丁順孟世寧溫
宗建李大鈞張宗王澈董誼等諸軍皆聽節制後北道
總管趙野宣撫使范訥副元帥宗澤冀州守權邦彥發
運使翁彥國判官向子諲等論偶與潛善意相似子諲
遣使臣柳珪書遺虜人其文云會合勤王兵馬所大略
如潛善之說虜人以毫采等州守禦所兩大帥牒果約
日索戰語不遜諸人不敢答且留柳珪別遣小使臣持
書云刻日待報潛善聞之始愧前說之非
大元帥府以楊惟忠為都統制辛彥宗為先鋒統制張換
以二千五百人高公翰以二千五百人前去興仁府王澈
將安肅軍二千人前去單州駐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七

靖康中帙五十二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九日巳酉盡二十六日丙

辰

十九日巳酉駕在青城開封府榜不得擅打軍器

準樞密院劄子訪聞舊城裏外諸坊巷居民等近來往
往撰造語言唱說事端聚衆以防護為名於爐頭打造
刀器慮恐引惹生事却致驚擾深屬不便劄送開封府
疾速出榜曉諭約束施行右出榜朱雀門曉示并鐵爐
戶自今後不得依前亂有打造如違收捉赴官重作斷
遣

二十日庚戌駕在青城風雨益甚開封府榜云駕前傳聖
旨只候天晴打毬大會了便回內仰軍民知悉
是寺觀祈晴許士庶燒香坊巷各請僧道作道場自諸
王宗室執政侍從及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
榜自宣德門羅列道場僧道作緣事至南天門不絕香
滿天街潛泳洋溢忠信之士然頂煉臂鎖口跪于南薰
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拜跪哭泣者無數
二十一日辛亥駕在青城榜不得生事

是日駕未有回期京城流言頗洶懼諸城夜有金人下
城虜掠者亦為百姓掩殺甚多榜云軍民近有以穢水
三代酒釣上城與金人博易致生事自今敢以諸襍博

易者並行軍法

二十二日壬子駕在青城御批付徐秉哲打毬畢便還金
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盡絕

開封府捕斬百姓李寶等一十七人籤首令衆

四壁軍民見聖駕未回上下懼疑妄造言語傳播不一
有乞請軍器以備緩急者官司不許往往結集私造復
慮其生事乃捕造語言鼓衆者一十七人戮于市李寶
其首也寶善角觝都人號為小關索各以長槍籤其首
令彈壓往來四壁令衆

吳革乞至軍前計議不報

上在虜寨未回吳革請於樞密孫傳張叔夜欲因事至

軍前計議叔夜問曰計安出曰革所論者三一車駕還
內二虜人歸國三革死遂留革劄子繳奏言革有两朝
萬世又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之不報

二十三日癸丑駕在青城又御批付徐秉哲

御批曰朕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憚勞
凡有所須卿等且竭力應副四壁又置場買銀以鈺銷
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

開封府榜令元開質庫者仍舊開庫

官司慮細民轉易不行也乃揭榜曉示令在京開質庫
者須管仍舊開庫如不開許人告賞錢五十貫自城陷
之初質庫皆閉至是亦無遵從者

增置糶粟米場賣柴炭場

圍城日久餓死者相屬於道監國皇太子令旨增置糶
粟米場賣柴炭場每人粟不過五升薪不過五十以市
價比之十分之一二故赴場糶買者士庶相雜

集英殿修撰陝西五路經略使知永興軍范致虛率兵勤
王至陝州克潼關

封氏編年曰先是范致虛在長安措置兵馬守禦丙午
年秋河東汾潞石隰而南皆無故致虛作守河計以河
東置諸度外河西公流堡壘相望招募諸色人借補官
資僧道技術如趙宗印張孝慶等皆補幕屬統制官者
莫知其數或獻守河之具設砲棚千金碓鹿角胃索如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七
兒戲者甚多致虛素不曉邊防兵革事往往取獻陳者
利便按文施設軍民與州縣不勝其擾又撰散金歌效
子房散歌使人刊板於金人寨榜及張掛州縣其言云
丙午新回丁未初金人渾似水中魚魚潛水底時時旺
魚處梁原自喪軀北人意似南方馬赤羊金兔金自殺
若向南朝金殺金金龍活也金狄滅北人半是南朝民
食祿南朝終為君失意暫時辭漢主彷徨不忍痛思親
又嘗以詩與運使桑景詢云參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
侯付老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晴宇宙滅妖塵寒威頓
卻胡雛懼炎運方隆廟略神已見旄頭墜天外乞身當
喜及今春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落髮為僧作

萬蒼長老遭亂欲避地因過河中府題詩于佛刹曰七
十勞生西復東鄉關在望念飄蓬大遼半歲九分盡全
晉一年千里空周召已亡無善政蔡童雖死有餘風華
陰乞食高山去巖谷幽尋四老翁安撫使席益見之遣
人追回與語大奇之薦與致虛致虛謬不知兵見宗印
談兵口辯以為奇士乃令還俗用便寫累借中散大夫
直龍圖閣為節制參議奇兵軍正以統制王偉王萬李
道峯宋勘等並聽節制宗印請築長城起潼關迄龍門
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為是築城及肩應命
而已宗印以僧為一軍謂之尊勝隊以童行為一軍謂
之淨勝隊而河東僧行多竄名軍中亦有補官者致虛

會五路兵欲勤王赴援京師屯軍華陰有京城東壁統制韋知幾者破城時得出奔遇致虛杜常夏倣告以京城已陷常倣以知幾見致虛致虛謂常倣搖撼軍情乃曰京城豈有可陷之理因問知幾知幾給言知幾本是勤王兵不曾到京城而兵已潰但聞京城守禦如故致虛以知幾告諭于諸軍以明京城守禦平安執杜常夏倣曰向來使杜常統勤王之師應援京城遂聽潰兵虛言中途而反夏倣保護陵原不能勤守爾等二人更相唱和縱兵劫掠驅虜婦女輒敢入關脫或京城失守臣子聞之即當奔走共死爭忍觀望奔潰所過焚毀理合誅滅免爾家小遂腰斬二人於帳前號令榜其犯由兵

將聞之莫不驚悚軍民大振有自京城奔走至者言京城已陷軍心皆不安致虛與宗印議進兵致虛由陸路先令宗印以舟師趨西京正月致虛中軍至陝州先是金人犯京師即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兵故兵不得進諸軍日與金人接戰攻奪潼關自正月至是凡十餘戰方得潼關士卒死傷甚衆宗印至三門集津亦累獲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節次發兵軍容整肅出潼關

唐重家集曰先是宣和七年知永興軍帥臣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連不進公時知同州三移書責之第一書曰伏見金人猾夏都城戒嚴百五十餘日矣臣子區

區憂國之心以日為歲當食而嘆中夜而起痛哭流涕
一無所容身憤懣之氣填塞膏次慙愚妄發不識忌諱彈
千一之慮冒再三之瀆誠不忍箝口結舌碌碌自同於
衆人以負國士之知且失王臣之節用是剖心而重有
陳馬自改歲以來屢陳因使遣使之說欲知朝廷旨意
窺測虜人情狀據險屯兵以圖大計議論迂濶文字曖
昧不能激發機慮遂致兵家之奇計流為書生之常談
某不才不敏之罪也痛其咎悔夫復何言今若懲前言
之不伸視後患而不自言是負知己也是負國家也是
欺天也今日之事可為朝廷慮者三可為關中慮者五
鞏洛榛梗畿甸驛騷和議之謀既乖迫脅之勢愈甚君

父宵旰之憂誰與戡難宗社盤石之基誰與圖存此可
為朝廷慮者一也都城之中兵民無慮數百萬圍閉日
久廩不繼薪人既難食誰有鬪志此可為朝廷慮者二
也中都倚秦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今五路之
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為爪牙者不足恃而所以為根本
者莫能固矣此可為朝廷慮者三也十日逆場之潰方
且招集十四日尹陽之北相繼奔逃誅之則不可勝誅
招之則未必為用不招又恐聚而為寇此可為關中慮
者一也潼關之險雖謹誰何而禁谷亦可方軌黃河之
津雖有守禦而監田自可越關其他諸谷已為通達此
可為關中慮者二也諸司錢糧剗刷殆盡庫藏為之一

空頻年調發殆無虛日民力為之困弊培而取之則為國歛怨取之有限則必乏軍興此可為關中慮者三也兵之馳逐恃馬以為命兵之驍銳恃器甲以為衛此日大軍繼潰馬之失者十凡五六器甲之失者十凡八九一旦選曠騎則馬不適士治堅甲利兵則器不適用以此禦敵安能為雋此可為關中慮者四也陝西五路控制西夏以扞關中此聞夏人授掠邠延近界攻圍環慶諸寨為金人鷹犬之用使中國有腹背之患此可為關中慮者五也關中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脫若關中有警則所以為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矣經略左丞忠義一節勤勞百為所以

為國家者至矣盡矣然軍中之事誰為諮謀戲下之將誰可倚仗今且竭心思苦筋骸朝夕從事於帷幄之間恐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而變有不可勝應矣自古戡大難定大事者必有同心戮力之人相與扶持乃能有濟今莫若合諸使者及總管帥臣相與訂議以圖上策檄蜀帥及川陝西路使者輸財用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庶幾可圖再造之基贊中興之業孰不聞風而心悅慕義而影從哉况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遭此多難乃臣子見危致命之時必有慷慨陳義以徇國家之急者要恃我公為主盟爾某辱知遇之厚屢陳瞽言此論守要害以防不虞治後軍

以張聲勢已蒙施行是終不以其愚而拒絕之也其敢不竭其愚以贊經綸之萬一手盡言以招過某不敢避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非公其孰能當之不宣第二書疊辱鈞誨謹當佩服河右之舉俟蒲中定日前詣次輒有愚見事關國體冒昧言之今者勤王之師欲回再舉已失機會和戎之議專使荐至共聞詔音藩臣固不當便文而有司豈可拒命况親屈帝尊就見二酋有宗社再安生靈全活恩德甚厚之語其語議已定矣若舉忿兵臨勅敵未為萬全之策深慮京師以孤城開關延敵二聖鑿輿不動九廟筍簴不移佇俟退師再圖基業今若抗和議之使必欲鏖戰虜若悔盟肆其毒心別生姦計

則上害宗社下害都人其禍豈小哉鈞意若以此詔為非真即當遣使奏稟若是詔書豈可不承前日殺包修武今日殺董宣贊非獨不受命併與使者而戮之此陝之封人大誤國事不可不治也前嘗懇懇上稟乞差官管伴使命前來根問因依以辨真贗若以為疑自合奏稟以審朝廷的音因而窺測虜情不虞再三之瀆疊貢千一之慮政恐傷害王人廢格詔命老師養寇為患滋深今一舉而戮二使則招禍甚矣自城下興師以來將帥無謀屢戰屢北誤國至此慟哭流涕不忍言之然強聒不已者非惑於流言而為喋喋也誠恐抗詔出師結怨連禍以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為今之計以勁兵守

殺函之險遣使稟朝廷之命具治殺使之罪以伐虜人之謀堅壁休兵徐為之計捨此不圖其禍有不可勝言矣幕中固多英才戲下必有良將誰肯為此言者其愚戇狗國不識忌諱其言不利於今必驗於後伏望左丞大資審聽而深思之古人有云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某敢行焉第三書竊惟經略左丞先生統師入援以安社稷忠義之心天寔臨之然公路將兵臨敵潰散聞之痛心繼以流涕尋遣人招集遂旋遣發日夜深思恐虜人乘間別肆姦計累具劄子申陳防守利便已蒙施行強聒不已齋沐裁書具呈可為朝廷慮者三為關中慮者五欲走人贄于鈞座然心之精誠事之機密口

不能宣書不能盡繕寫緘封未敢遣行

下漏字五行

所不為

送白馬寺造車蓋欲輦載而歸又聞四月初盡過河清於今月十三日宵遁歸州具言事狀以此參驗言其不誣但孽虜犯順迫脅求城下之盟必貪厚賂要重質而歸今雖有渡河之期須以勁騎殿後未審諸路之師如何進發間道入援最為上策前嘗具陳未審鈞旆戒行入援遂勤王否前此遣發勤王兵馬及糾合入援之意須先遣人具奏庶幾朝廷知忠蓋之意如洛陽使若已具稟或留或遣更乞審處其餘非紙筆所能究者託張倅面覆此某區區欲報知己之意非敢誕謾也欺世也亦非矯激以自欺也伏乞察胷中之誠而深亮之

二十四日甲寅駕在青城借支軍人月糧米

大元帥府以知濱州董誼知棣州趙某各統本部兵屯于

單州

武經大夫知濱州董誼自將二千人到襲慶府朝散大

夫知棣州趙某自將二千人到東阿縣大元帥命往單

州駐劄

二十五日乙卯駕在青城大雪極寒圍城中多雪多寒識

者以為陰殺之氣而然也

金人來索諸色人等

金人來索御前祇候方脉醫人教坊樂人內侍官四十

五人露臺祇候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

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家歌舞及內人自上即

位後皆散出民間令開封府勒牙人娉媒追尋又要御

前後苑作文思院上下界明堂所修內司軍器監工匠

廣固搭材兵三千餘人做腰帶帽子打造金銀繫筆和

墨彫刻圖畫工匠三百餘家襍劇說話弄影戲小說嘌

唱弄傀儡打筋斗彈箏琵琶吹笙等藝人一百五十餘

家令開封府押赴軍前開封府公人爭持文牒亂取人

口攘奪財物自城中發赴軍前者皆先破碎其家計然

後扶老携幼竭室以行親戚故舊涕泣叙離別相送而

去哭泣之聲徧於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絕

二十六日丙辰駕在青城何臬自軍前回傳詔入城糶米

以濟百姓

何桌自軍前回傳詔云朕見兩元帥議事事畢還內天寒民困無煩於雪中候駕以受凍餒已令廣置場糶米賣柴以濟饑貧朕負百姓出涕無從百姓聞之無不感泣頒詔之後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糶米許人糶三升每升六十二文民始蘇矣然官司措置少法強者受利而小民惠少乃榜絕軍人不得入場男女分日由是稍均

金人來索什物儀仗等

宣和錄曰自帝蒙塵虜營館于齋宮夜擊柝環巡二首既不許見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脅帝傳旨取之從正

月初十日以後節次取皇帝南郊法駕之屬是日尚書

省奉軍前聖旨令取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已下車

輅鹵簿儀仗皇太后諸王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百官車

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學軒駕樂舞樂舜文二

琴女媧笙孔子冠圖識竹簡古畫教坊樂器樂書樂章

祭器明堂布政圖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

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祕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

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百

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

內元白并

元祐諸名人文尤愛慕

諸科醫工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

玉襍役諸工

如消碾染刷繡碁畫針課命卜祝司天臺

官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固諸司諸軍曹司並許以家
屬行日下津般赴南薰門朝天門交割不得住滯又取
內人街坊女弟子童人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
貫蔡京家祇候凡千餘人自選端麗者府尹悉捕倡優
內夫人等莫知其數押赴教坊銓擇開封府尹四壁官
主之以俟採擇里巷為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
者亦徑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捉事小
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
妾者至開封府蓬頭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覲得免而開
封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插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
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歔墮涕

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內侍承宣使鄧珪傳宣河北為
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
官吏士人內侍僧道醫卜千餘人并珍寶雜色藥材等
皆以萬數祕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
京師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
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色萬餘頂他皆稱是又取書錄及
所藏古器又取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
百人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
印板校書郎劉才邵傳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
詩上官悟等五人押書印板并館中圖籍往營中文割
鴻臚寺丞趙子砥燕雲錄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

象馬寶貝盡為攘奪燕人乃說粘罕曰今日破國而掠
取太甚天下後世所譏於是又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
偕行其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千七
百片是時子砥實為寺丞使之管押隨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八

靖康中帙五十三

起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丁巳盡二月六日

丙寅

二十七日丁巳駕在青城詔尋康王所在

中書舍人張澂齋詔開德府下訪尋康王初宗澤領兵
駐于開德府揚聲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乃以人馬裹
送中書舍人張澂齋上蠟封詔召王還京師於城下叫
問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此駐去處金
人與澂乃回

金人取索香藥并諸色人

宣和錄曰金人來取內香藥庫市場務藥物生熟藥太
醫藥院及諸處營造彩色樂工部頭司天臺陰陽官象
牙犀角三千株蔡京童貫王黼家姬四十七人大晟樂
工三十六人

二十八日戊午駕在青城雪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
接駕

是日告報百官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塞道路
已而殊不聞耗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官柳拂宮
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
昏人斷腸聞者莫不垂淚

大元帥府駐劄兵禦退金人

京東轉運判官閻立陞召募勤王兵三千人赴大元帥
府前屯濮州虜騎至濮陞禦退之又虜騎至曹州董潛
善兵禦退之范訥趙野屯南京遣使臣趙哲獻書帥府
哲將家子有膽略以百騎分三隊道與虜人三四戰獲
數級奪馬三疋以獻

二十九日己未駕在青城金人來索諸人物

金人又來索尚方藥餌以至罇罍籩豆微至奕棊搏戲
之具無不征索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人心扼腕殊不
安貼留守司奉聖旨令多差人般擊所須儀仗等物候
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又取應拜郊合用儀仗祭器朝服
法物并應干御前大輦內臣諸局待詔手藝染行戶少

府監將作監文思院等處人匠秘書省車輅院官自二
十五日搜索內夫人倡優等銓擇又征求及戚里家女
使等不可計數車輅運送者已盡肩輿以充貨輜之家
盡取無遺被選出城者號慟而去親戚有泣別于門者
又押內官二十八人百伎工藝等千餘人赴軍中哀號
之聲震動天地民情極皇皇迫於凍餒又多剝剝者五
十貫賞以止絕殊不戢

差董適權司業監起書籍等差兵八千人運赴軍前

三十日庚申駕在青城官吏士庶雲集候駕金人又索諸
人物

是日又取畫工百人醫官二百人諸般百戲一百人教

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馬打
毬弟子七人鞍作七人玉匠一百人內臣五十人街市
子弟五十人學士院待詔五人築毬供奉五人金銀匠
八十人吏人五十人作務五十人後苑作五十人司天
臺官吏五十人弟子簾前小唱二十人雜戲一百五十
人舞旋弟子五十人金輅御輦法物法駕儀仗駕頭皇
后玉車宰相子弟車諸王法服宰相百官朝服皇后衣
服御馬御鞍御塵拂子御馬二十疋珊瑚鞭兩條御前
法物儀仗內家樂女樂器大晟樂器鈞容班一百人并
樂器內官脚色國子監書庫官太常寺官吏秘書省書
庫官後苑作官吏五寺三監大夫合臺官吏左史吏部

官吏鴻臚寺官吏太醫局官吏市場務官吏大內圖夏
國圖天下州府尚書省圖百王圖寶錄宮圖隆德宮圖
相國寺圖五岳觀圖神霄宮圖天寧寺圖本朝開立登
寶位赦書舊本夏國奏舉書本紅牋紙銅古器二萬五
千酒一百擔米五百碩大牛車一千油單一千涼傘一
千大醫局靈寶丹二萬八千七百貼
封氏編年曰是日解內夫人及戚里女使亦未巳午刻
方以車載數百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駕於南薰門內
而女使輩車上斥罵大呼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
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
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一日辛酉朔駕在青城令糶譚稹家米徹高休楊戩
等第宅賣以濟細民

先是籍譚稹家資約白米二千碩豆粟亦如之至是委
官發糶以濟小民又毀拆高休楊戩第宅出賣柴薪
二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再取索諸人物

是日來取索后妃服瑠璃玉器再要內夫人襍工妓伶
人內官等家屬開封府追捕極峻穿繫以大繩交刃防
送出門如傳送逆黨號呼不絕于道榜云奉駕前指揮
多差人津維大金所須應干物色盡絕聖駕方回

三日癸亥駕在青城監國出令增置糶米場數十所金人
取絲一千萬斤河北尅絲六千八百疋

四日甲子開封府榜再行根括金銀

汴都記曰先是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十之一表段十之二惟絹有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有隱蔽同受軍法二月四日奉聖旨根括金銀應付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却有取過軍前內官監訢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致元帥怪怒差人賫鋤鑿入城斫取內侍鄧珪及教坊人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出榜再行根括

五日乙丑駕在青城太學生王時偁上粘罕書

書曰竊聞之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若夫樂軟熟而憎鯁切取諛美而捨忠良雖堯舜無以致治時偁淮右寒生家習儒業老父每訓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罔可輕言自取戮辱由是鉗口結舌守分固窮未嘗敢以片辭辨是非方今國家艱難苟有見聞寧忍其蹈盲聾之域非不知身為宋氏之臣不當以狂斐之辭干冒元帥也非不知一言逆意死未塞責也直欲內報吾君之德外光元帥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時偁竊聞我宋自崇寧以來姦臣誤國竊弄威柄者有之妨公害私者有之大啓倖門擁遏言路而元帥因之遂有此舉道君太上皇帝親降詔書反自痛責斷自宸衷乃傳大寶今聖皇帝即位未久適丁國難然以孝行夙彰

天人咸服今元帥歛城不下蓋為此也伏覩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書止為催責金銀衣段有云所須之外亦不必取是知元帥行仁義之兵也此者聖駕躬詣轅門議加徽號茲一月遲留未歸詔旨雖曰軍前迎待禮數優異保無他虞奈何居民朝夕思念燃頂煩臂延頸跋踵以望御車之塵也元帥豈不念天生斯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復須索他物絡繹不絕參酌以情雖不足以報萬一然方冊所載自昔及今未聞有大事既決反緣細故而延萬乘之君者證以國書似非初意愚竊惑之念我國家曩者傷財害民之事構怨連禍之人尚可目也曰內侍伶倫美女是已曰宮室衣服聲樂是已今

軍前一一須索唯復謂此悉皆國害堅欲為我痛鋤其根株耶抑亦驅挈歸境以為自奉之樂耶軍機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兵法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侈奢又曰為彫文刻鏤技巧舉飾而傷農事者禁之碩元帥詳覽此章熟思正論殺人以挺與刃無以異也儻使宿姦復被親寵是猶禾莠相稊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醫者未誤則將日漬月浸習以成風不害此而害彼何時已矣時偁懵不知書愚不練事事雖切其意甚忠事雖小所繫甚大方議修書鋪陳而見未及形言衆乃自禍嗚呼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老蠹巨惡難逃覆載中矣且如內侍監訐醫官周道隆為平昔倖

監渠魁今取過軍前坐席未煖乃忘我宋前日恩寵之
優不思兩國修講和好之始妄興間諜稱有金銀在家
窖藏遂煩元帥怪怒考斯人用心則粉骨碎軀難塞滔
天之罪請論之昨明降聖旨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
生靈之恩竊須盡力不可惜人情朕苟可以報金國者
雖髮膚不惜只是有要者盡取於是司累行勸諭及
指為禁物稍有隙藏以軍法從事其措置根括非不盡
心上至宗廟器皿下至細民首飾釐其所有願酬再造
而天子且曰朕苟可以報金國者髮膚不惜凡為臣子
固當體國愛君死兩以上盡令送納據訐等不務濟朝
廷之急報元帥之仁輒至冒典憲埋窖金銀慳吝愾逆

無知如此之甚者若使未過軍前則人人蓄為私寶論
當時根括指揮已合誅戮竊恐逐人昨緣有司根取犒
賞因被囚禁挾此為仇意要生事罪尤不可赦也愚謂
斯人正當擾攘之際猶敢懷姦罔上取佞一時異日為
國患也必矣亮元帥智周萬物不待斯察見罪狀文王
問大公主然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聖人垂
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帥廓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納
諛言以玷大德將藍訐等乞賜行遣狗首京城不惟掃
蕩宿孽又少懲戒後人仍願元帥全兩國之好以悉生
靈之心請我鑿輿早還禁御軍前或有所闕朝廷亦不
違命垂之青史傳為盛事豈不韙歟

二酋請車駕赴打毬會
宣和錄曰是日二酋傳令請皇帝打毬會上在青城齋宮乘馬至毬場二帥令悉屏騎從止何桌馮解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向粘罕西面東向酒七行幹离不繡衣打毬為樂以獻上曰今日得觀盛禮豈敢重勞元帥幹离不打毬罷就令諸番打毬復酒二行上起身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顛望欲乞早歸粘罕云待那裏去上失色更不復言罷歸幹离不與上同上馬送至行宮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上至幕次群臣迎拜上悵然不怡何桌色甚憂問吳玠等策將安出蓋幹离不策馬送上已有天命之言故也竟夕憂惶不知所

至聞軍前已擊毬車駕有還期都人大悅至未時傳言駕回接者不知幾千萬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開封府榜再根括除從官以上及合赴常朝外應干馬並限初七日盡數赴軍前交納

六日丙寅駕在青城金人變議遣內翰吳玠學士莫儔齋金人文字入城

宣和錄曰是日自早百司官吏都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番人城斷南薰門踏道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傑入城撫諭都人逐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傑不至人心大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

出郊多日未回太上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
至晚金人遣內翰吳玠莫儔持金人文字入城孫傳等
數人讀號絕欲死聞初五日之擊毬也國相就賓席執
禮甚恭每上語則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二太子馳擊
堦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國相者蹙額不懌既
退二太子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胡語莫能
曉虜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惘然上尤憂沮然
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為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
相來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來國相語問所以歸之
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副軍前別無它衆謂歸期
決矣咸有喜色至初六日拂旦來請上即趨駕扈從官

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徹黃屋者衆方
驚愕泊至野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官各於百
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讀詔訖數金酋擁
上乘馬而去繼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
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
分散

偽楚錄曰二月六日夜遣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翰林學
士莫儔持書入城書曰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申奏今
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歲
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
既而不改前迹變渝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泊官兵併

力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况近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斯舉止為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后妃兒女及親屬王公之屬出京仍勾集耆長僧道軍民尊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德隆茂勲業者舊素為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於此亦令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候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

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押諸版勃極列都元帥在闕

并傳又出上軍前批付留守孫傳云今月六日大金詔書以屢失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已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故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為萬姓之幸非細今因元帥差人賫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然早請上皇已下舉族出城諸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亂速招連累

中興遺史曰初城陷之始上出郊粘罕索上具降表遣

人馳往其國至是復回持到金國詔書讀畢粘罕令吳
玠莫儔傳金國回文入城唯用事孫傳王時雍徐秉哲
范瓊輩知之仍共相密議發遣龍德寧德兩宮及妃后
親王駙馬之屬未敢使軍民通知是時閭巷皆喧言消
息不好而已

李若水抗論罵賊
是日讀詔罷粘罕使蕭慶脫御服若水向前抱持上令
不可脫云這賊亂做此是大朝真天子你殺狗輩不得
無禮左手抱上右手指粘罕以罵之被數番人打破口
面流血扯過一邊見上脫了御服即時氣絕倒地少頃
人各散去若水亦稍甦有數十金人甲兵守之俄傳國

相令云須管要李侍郎存在有謝寧者若水虞候也時
在側遂令寧扶若水到青城左掖門側廊屋內將理
司馬朴移書二酋責以大義

先是朝廷凡遣使造虜壁多不得見二酋或踞坐帳中
使士執引使者趨拜庭下司馬朴之使也問其族曰先
祖大丞相光曰賢者之後稍加禮再往迓召對宣德門
除兵部侍郎城未陷時被拘留是日朴以金人變議移
書二酋責以大義二酋雖不聽然重之

孫覲辭免待制狀曰二月五日赴擊毬之集比還意不
懌何桌亦有憂色六日淵聖復遣臣抵孫傳命臣坐賜
食且曰卿與朕同艱難之苦無憚行朕不忘卿也臣頓

首曰主憂臣辱何憚一行既出獨恠聖語遣勞如此莫測其故比出館忽遇鐵騎數隊分立泰裡門外見之大驚行次藉田復為數騎所遮留止牆隅間而內侍金淵亦來徐見三百餘騎自南北至田所一夫舉鞭招之而身在中矣未幾鄭寬之梁平王孝渴王宗沔自城中來亦留不遣薄暮使人傳國相令召臣等入青城伺候內東門一胡出小紙傳呼梁平王孝渴王宗沔全淵四人性名與俱入留臣寬之待門外良久四人者出臣挽孝渴等問其故驚悸失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九

靖康中帙五十四

起靖康二年二月六日丙寅盡十一日辛未

大元帥府擺布勤王人馬

丙寅契勘金人劄寨京城下直北連珠劄至衛南縣東至東明縣西至胙城縣籬落牢固無隙可乘幕府奉王旨宜分遣人馬於曹濮間一帶州郡縣鎮再整齷擺布對寨相望審勢進發今將大元帥府五軍駐劄東平府及分遣諸處擺布下項大元帥府五軍東平府駐劄先鋒辛彥宗五千人前軍都超二千五百人左軍張瓊二千五百人中軍張俊二千人趙俊二千五百人右軍苗

傳二千五百人後軍花寶二千五百人以上總計一萬九千五百人馬軍在內總號四萬人以楊惟忠都統制駐劄開德府人馬副元帥宗澤下陳淬統磁州二千人洺州一千人尚功緒二千人常景二千人王孝忠一千人權邦彥一千人孔彥威一萬人以上總計一萬九千人馬軍在內號三萬八千人以陳淬統制並聽宗澤節制開德府守禦人兵不在數

孔彥威一萬人初五日議定起發

駐劄濮

州人馬閻丘陞三千人姚鵬二千人孫振二千人以上

總計七千人馬軍在內總號一萬四千人並聽副元帥

宗澤附近節制濮州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興仁府人

馬黃潛善一萬三千人張換二千五百人高公翰二千

五百人王善一千人以上總計一萬九千人馬軍在內總號四萬二千人以張換統制並聽黃潛善節制興仁府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廣濟軍人馬丁順三千人孟卅寧二千人溫宗建一千人李大鈞一千人張榮一千人以上總計八千人馬軍在內總號一萬五千人以丁順統制並聽黃潛善附近節制廣濟軍守禦人兵不在數駐劄單州人馬王澈二千人

缺姓名

二千

人以上總計六千人馬軍在內總號一萬二千人以

聽黃潛善附近節制單州守禦人兵不在數內

駐劄栢林鎮人馬劉浩二千人白安民一千人以上總

計三千人馬軍在內總號六千人右通計八萬一千五

百人馬軍在內通號一十六萬七千人
七日丁卯同知樞密院孫傳及文武僧道耆老等畫一狀
赴軍前

偽楚錄曰孫傳第一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傳等今
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
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
厚嗣君親政才及朞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處蒙廢
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
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
賜傳等誓當捐體碎首圖報萬分謹具畫一下項一太
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一

嗣君自即位以來日修德政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
上累譴訶蓋緣親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以盡行竄責
兼檢會上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
事端並行處斬了當如此顯是嗣君悔悞前失非有他
心一嗣君自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臣
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至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
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
能敷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永遠無
窮之利若一旦行廢棄遂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
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擇賢人以王茲土許汴都人民
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恤之至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

三朝正史卷之七十九
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
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
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
帥自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各以罄
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
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
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皇子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
允從伏候台令

孫傳第二狀孫傳等伏觀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
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願選擇賢人必無出其
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
聽信姦臣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
上千國典伏望國相元帥太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
自新復主社稷容少退避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
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國王
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願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
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
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
激切懇禱之至

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王王妃公主駙馬都尉等出宮幸
青城虜寨

宣和錄曰黎明孫傳遣王儒弼內侍李石周訥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宮相率以行但未言軍前廢立之意已時太上皇太上皇后鄆王以下三十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檐由南薰門出至午燕王越王出百姓稍知其事於內前擁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為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各仰知委幼老春秋曰初六日吳玠莫儔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孫傳王時雍徐秉哲等謂之曰軍前有指揮如上皇以下申時不出即縱兵四面入來殺人傳與時雍等徑見

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詣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瓊以言逼之上皇涕淚橫流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自宮門至南薰門百姓擁遏填滿御街無不墮淚者至南薰門下立轎移時門啓有鐵騎在甕城中裹簇而去百姓望之皆慟哭

遺史曰金人變議之後觀吳玠莫儔道粘罕之語及觀時雍秉哲等請上皇詣軍前懇告之謀唯恐上皇出城之稍遲致貽金人之怒縱兵入城其室家例遭劫虜乃以好言誘勸上皇如期出郊雖市井皆不及知可謂專為私謀不顧君父矣嗚呼任事大臣不能靖國家之亂及禍亂已熾又不能執主辱臣死之節乃甘心以君父

分付與敵人之手尚可以履戴天地而施面目見人乎
后妃諸王已下次第出城乳姬婢使多步行百姓見之
驚憂戰慄心膽喪亂意不樂生西角樓下有百姓二人
欲邀攔上皇不及俄見燕王行馬二百姓邀之曰大王
家的親人却去奈何一城生靈不如留一人以存國祚
王泣曰大金要我教我奈何二百姓曰百姓懃與大王
一處死後如何京城四壁都彈壓使范瓊令擒二百姓
斬之迨晚有榜云留守司奉監國令旨皇帝出郊日久
未還上皇令宮嬪等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內仰
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洶懼各持兵巡防巷陌官司彈壓
四壁至夜深亦不敢息留守司急召百官議事時已二

鼓盡矣

靖康後錄曰上皇蒙塵于虜營上皇初亦艱難不欲便
出王時雍徐秉哲以言恐逼遂出城聞者皆憤恨留守
臣奉監國太子令旨今來車駕出郊兩月未還上皇親
詣大金軍前見二元帥求車駕還內曉示軍民各令知
悉後衛士歸傳上皇初到青城與粘罕及阿里不坐于
端城殿上皇東向粘罕南向阿里不西向聞上皇玉音
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于宋反是我有大造于汝也
若大遼伐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興師吾傳位與嗣君遂
割地犒軍汝等乃還今興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記誓
書否汝不自言乃蕭慶王芮等教汝等為之可呼蕭慶

等來與我面證吾豈畏一死二首皆無言蕭慶等亦皆
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廊見上扶上皇號泣久之上皇
謂上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遭今日之禍蓋上皇初欲
與帝出幸何桌苦諫乃止

要盟錄曰是日太上皇后鄆王王夫人朱氏三男六宗
姬肅王王夫人任氏二男二宗姬景王王夫人田氏濟
王王夫人曹氏康王王夫人邢氏莘王王夫人嚴氏徐
王王夫人王氏沂王和王信王未出閣則安康王王榘建
安郡王王榘嘉國公王榘瀛國公王榘昌國公王榘温國公王榘儀
國公王榘韓國公王榘出降帝姬則曹寅嘉德帝姬宋邦光
安德帝姬曹晟榮德帝姬蔡偉茂德帝姬向子房成德

帝姬田丕洵德帝姬劉文彥顯德帝姬未出降則華福
惠福令福順福寧福永福六帝姬妃嬪則王貴妃喬貴
妃韋賢妃王婉容閻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好小王婕妤好崔
美人五王宮則燕王王德越王王保吳王王保和義郡王王偉永
寧郡王王儀獨留皇后皇太子主國百姓見之始知有廢
立之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意不聊生市井小人相視
變色上皇平時玩好珍寶有司及軍前莫能知也內侍
梁平王仍輩曲奉金人指所在而取之真珠水晶簾繡
珠翠步障紅牙火匱龍麝沉香樂器犀玉雕縷屏榻古
書珠玑畫絡繹於路又取皇帝殿白玉之寶十四承天
休延萬億永無極一也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也天子

之寶三也天子行寶四也天子信寶五也皇帝之寶六也皇帝行寶七也皇帝信寶八也御書之寶九也御書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二也宣和御筆之寶十三也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四也青玉之寶二其一傳國寶其二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所謂秦璽者也金寶九御前之寶一宣和殿寶二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寶四天下合同之寶五又御前之寶六御前錫賜之寶七書詔之寶八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九銀印一書內省出納之印皇后殿金一皇后之寶太子殿金一皇太子寶太子妃金一太子妃印
八日戊辰吳玠莫儔自軍前賫文字前來催推戴狀

孫傅第三狀翰林承旨前來指揮擇立賢人事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它臣僚悉皆碌碌無聞之徒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惶懼之至元帥府看詳孫傅狀將相多是罪

廢敗亡之徒臣僚類皆碌碌無聞之輩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改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在軍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委果有可舉者否若有可舉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唯不許何臬李若水預此議如或京城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俱名銜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在京士民郭鐸等又具狀詣義利門申告軍前要盟錄曰鐸等伏聞欲令選擇賢人以主此土鐸等聞

命震驚固知攸措竊惟元帥擁弔民伐罪之師行應天順人之道既陷京城歛兵不下全活在城生靈雖湯武仁義之兵未易過也今上自處東宮至即帝位恭儉修德中外悅服止緣踐位之初未熟政事輔弼非人有失大信獲罪于大金皇帝然念上雖失信其於天下萬姓略無過失士民歸嚮久矣今若遽見棄絕別立異姓不惟異姓中不見有德之人誠恐民心皇皇無所統一姦雄僭竊殺戮無辜如此則非所以上副大金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也伏望元帥垂天地再造之恩全始終生成之賜復立今上以主此土世修享貢以報鴻恩則今上感戴之誠何時而敢忘也如元帥必欲以失

信為罪即監國嗣子實惟其人他人俱不足當此如或未可即肅王景王溫淳忠義俱有賢德國人共知選擇賢者以承嗣位人心嚮慕實天下蒼生之幸今若別立異姓設或倉卒之間選擇非人蹈前車已覆之轍不免再軫大金皇帝聖慮而民復墜塗炭鐸等情動於中義不可辭仰冒威嚴無任叩頭泣血俯伏俟命之至

監國揭榜

是日京城四壁坊巷軍民皆詢詢不定監國有榜曰訪聞小民多持兵器往來街市仰安業如故依前持兵仗者並決配亦追父兄決又申諭云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內仰民安業不得造語言誑惑衆聽是日彈壓官四

出百姓持兵器巡防者如故

九日己巳文武百官孫傳等又狀申軍前

孫傳第四狀准元帥府劄子節文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生者一人當依已去劄子施行右傳等竊以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投告今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竇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命又狀右傳等除已與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外尚有未盡之意不敢自嘿今更恐死瀝血上千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

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繼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申臣子之情若必願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况傳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傳等無任哀痛惶懼墮越之至謹具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旨遺史曰是時在京士庶雖見上皇已下六宫后妃親王駙馬出郊留守司及開封府猶密其事市井間皆未知

端的然其事漸彰人情方憂懼是日也宣德門前揭示黃榜備坐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傳等應報文狀民間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上皇東巡上遷都也留守司慮恐軍民作亂乃令京城四壁都彈壓范瓊撫諭軍民軍民感泣不已瓊大呼曰自家慙只是少箇主人東也是喫飯西也是喫飯譬如營裏長行健兒姓張底來管着是張司空姓李底來管着是李司空汝軍民百姓各各歸業照管老小軍民聞之皆氣銷而去然罵瓊不絕聲

十日庚午孫傳張叔夜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賫狀於門乞繳申軍中

孫傳第五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孫傳等右前已累
申元帥府乞軫卹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
藩永事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
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帖安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傳
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
吳玠莫儔賫到元帥府劄子曰吳承旨回得孫樞密等
狀二道并初七日狀二道備已洞悉右契勘昨有文字
唯貴道德不在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百官僧道軍
民耆老既乞行府推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
恐在京目下為首勾當官員必是可舉可以共立早具
本官名銜狀申如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

限今十一日如此不見舉薦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
天會五年二月

又大金元帥府牒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到左副元帥
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
利門下軍負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立
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
道錄白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薦舉
外善利門下人負以輒受狀文嚴加懲戒訖慮在京人
猶以投狀為辭別致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
會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吳玠莫儔持文字來云粘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

兵入士庶傳聞田語相與號泣

十一日辛未百官等以議狀申軍前乞立張邦昌封爵
偽楚錄曰留守司勾集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
衆曰今日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於趙氏何益
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任宰相姑
舉之以塞命想二帥意必有所屬議遂定拜侍復以議
狀往下軍前孫傳第六狀云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準元帥府指揮
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
之主為上膺圖錄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英豪
特立有大材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為人樂推今來本國

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駕下迷誤趙
氏以至今日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以土
地俾備藩屏必為百姓忿嫉立致變亂上負選建之意
然傳等奉元帥之令備到詔書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
拒竇以在內官負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於
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懋為
天命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者是日
孫傳張叔夜不簽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天命被殺者之親屬...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詔命被殺者之親屬...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

靖康中帙五十五

起靖康二年二月十一日辛未盡十三日癸酉

十一日辛未皇后太子出詣軍前

宣和錄曰是日金人取皇后太子甚急午間皇后太子

出門車凡十一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于州橋之南

攀轅號慟往往墮絕于地至南薰門太學諸生擁拜車

前哭聲震天中有一人大哭擗踊于上其他往往皆氣

塞淚盡無能哭者時已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

姓救我虜酋在門下者迫行范瓊先以危言驚衛士然

後益兵擁皇太子出都人憤疾

又曰先是正月上再幸虜塞以孫傳兼太子太傅以保
護東宮及軍前索太上傳知必來索皇后太子傳欲留
中宮太子不遣密謀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於民
間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二人擊殺并戮之當死者數
人以其首同死并宦者者屍送胡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
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
為亂者苟已欲身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一日無
當之者傳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且上蒙塵
託孤于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
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吾當從太
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衆偉其

言時方在皇城司俟太子同出傳之子因來省傳傳叱
之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
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傳之子亦曰大人以
身殉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
付次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傳從朱后太子至南薰
門求出見二酋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太子留
守何為出耶傳曰主上出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
太子傳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為速白元帥胡人
許為稟之傳是夜留宿門下不動黎明胡人開門以粘
罕命召傳八十三日并家屬取去

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悲痛不已已入

內白留守孫傳曰上皇業已出城乞力留皇后皇太子
庚午華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回顧殿下堅避以固
國本孫傳曰何辭以拒之華曰有一內臣貌類太子虜
人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邀留不可
則墮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救飢乏為名招
忠義勇智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居中潰圍出不從
皇后及皇太子遂行先是燕王越王出門有百姓攔截
稱國中無主欲留之不令去為范瓊所戮是日瓊恐百
姓喧亂乃領兵往來內前告諭百姓曰趙氏已失國軍
前見議別立異姓今晚皇后及皇太子盡出不得邀阻
迨晚皇后及皇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送于道
太學諸生亦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之聲震動
天地是時宮嬪輩有徒步隨車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
複隨行士庶旁觀心肝殞潰

十二日壬申粘罕取孫傳張叔夜赴軍前

遺史曰張叔夜赴軍前見粘罕粘罕召叔夜給之曰孫
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繁盛豈可與孫傳
同死邪可供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
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數四終不從唯請死而已金人
皆義之

吳玠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

是日晚玠儔以二首文字來留守司曉示榜今月十二

日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來賫到大金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勾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僧道耆老軍民等更乞說諭商議共並舉張邦昌即便連署各於本街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引惹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敢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宮觀及僧道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省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請無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晚示各令知委

十三日癸酉開封府榜准留守司劄子勾集文武百官僧道軍民並赴宣德門集議

開封府榜留守司劄子今月十二日晚吳承旨莫內翰自軍前回傳二元帥台旨令留守開封尹連夜勾集文武百官雖致仕在告及宮觀人僧道耆老軍民於今月十三日卯時並赴宣德門集議竊慮混雜無以分別劄付本府將文武百官及致仕在告宮觀人並分撥赴秘書省僧道赴宣德門外西闕亭軍負赴大晟府集議不管稍闕須至指揮右出榜宣德門前張掛各令知委百官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朶樓僧道赴西朶樓軍負赴大晟府集議推戴張邦昌事百官各趨赴既畢集仰即閉

祕書省門外環以兵乃令連街薦舉張邦昌間有先預知其意不赴議所者王時雍又令范瓊把省門以舉薦張邦昌事說諭軍民等于內前府吏臺吏奮呼速具名街推戴異議者押赴軍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回顧無言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對以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恐軍民視効乃高聲折衆曰當今為忠不可只可為孝遂令同人歸學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飢但見出白紙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狀詞祕之不以示衆薄暮并儔繳狀以出

左司負外郎宋齊愈書張邦昌字以示衆

遺史曰金人意欲立張邦昌令吳并莫儔賫文字入城

中令百官僧道耆老等共議別立異姓以治國事並不
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集百官於祕書省聚議文
臣承務郎武臣承信即以上悉赴議乃集議于皇城司
王時雍等以下皆在已寫推舉狀草但空姓名未填衆
皆議未敢發左司負外郎宋齊愈自外至問時雍舉誰
時雍曰金人令吳并來密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
字未填姓名齊愈因記金人先有文字云請舉軍前南
官謂是邦昌無疑矣乃取筆書張邦昌三字將示時雍
曰是又示衆議官皆無語乃於寫下文字填寫張邦昌
姓名別寫申狀分付與吳并莫儔賫文字出城而去

朝野僉言曰金人榜云右孫傳等舉前太宰張邦昌狀

在前疾勾集在京大小職官軍民僧道等並于祕書省
集議舉張邦昌即便書銜位姓名押字仍於年月日紙
縫用官印限不過此月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不
許引惹趙氏若別有異議具狀敢有逗留不赴議者當
按軍法觀是榜無不涕泣八御史中丞秦檜獨狀繳申論列謂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
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
前面論

檜狀曰右檜竊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宋身為禁從職
當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
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滅宋而易姓檜

家盡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朝之利害耳
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餘載功德基緒比隆
漢唐寶異兩晉頃緣姦臣渝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嗣
君誤主喪師遂使生靈被害京城失守嗣君皇帝致躬
出郊求和于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
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輿服御之所用割兩
河之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自敗斯盟致二主銜
冤廟社將傾為臣子之義安忍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
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覆載之內疆域為大子孫
繁衍充牣四海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
在天有數烏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

而光武乃興東漢絕於曹氏而劉備據蜀唐為朱溫篡奪而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世之後德澤在人者深其基廣業巨勢雖陵遲四海英雄必起天下之士不敢窺其位所謂基廣則難傾根大則難拔此之謂也西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於西京石晉欺天罔民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其於得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失之亦契丹况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

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漢唐實異西晉大金廢立之議可不明天地之意以攷古今之迹哉竊觀大金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籌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耳曾不知滅大遼者大金大宋共為之也大宋既滅大金得不防閑其人乎頃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豈可勝言哉為計議者必欲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患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使之忘果能滅宋徒使宋之宗屬賢

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異日撫
定之後亦將去金人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
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所報
恨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雖中國
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捐軀命為元帥
言廢立之議以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不恤群議深
思國計以辨之於朝若用讒言以矜已之功能非特傷
敵國之義亦貽患於異日矣又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
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
攸貪土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以
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

為貫攸之計者當思國計以從其請乃欲邀功業以兼
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社墊危今雖焚尸戮族又何
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
矜一已之功其為國計亦為失矣貫攸之為可不鑒哉
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慙懷而
挫於李矩數千人之衆符堅以百萬之師屺於淝水之
狐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原入境
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
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自中國地
土甲兵之威四鄰無有將相英雄世不乏才使異日士
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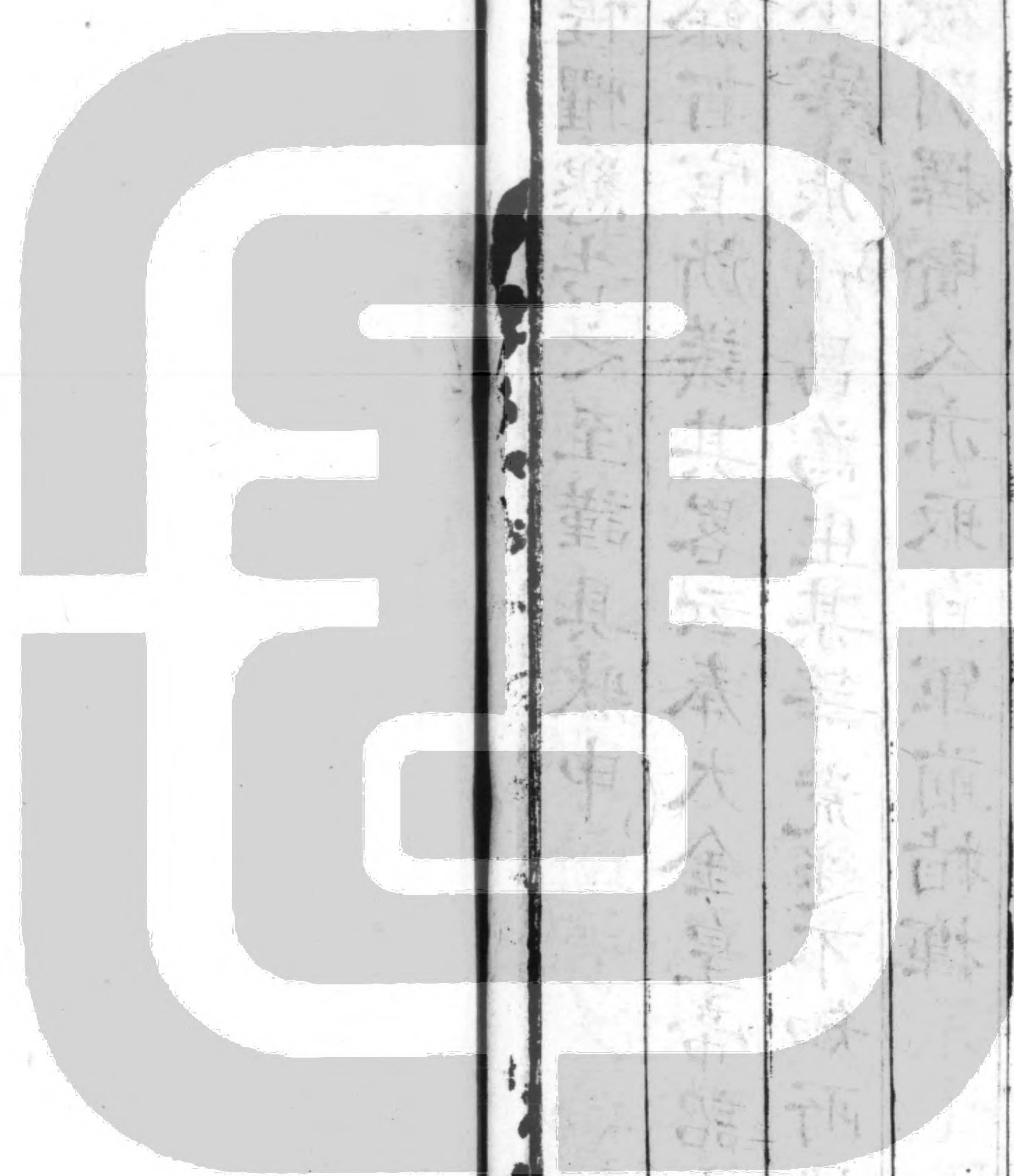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
之於中國能必其勝哉且世之興王以有德而代無德
以有道而代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邦昌者
在上皇朝專事燕遊不務規諫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
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
昌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
主人民英雄必盡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
為大金屏翰矣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
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
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
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深鑒斯言復嗣君之位
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竇大金萬世之利也不
任惶懼懇告之至謹具狀申

自餘百官所議其畧云奉大金皇帝詔旨二元帥令旨
欲少宰張邦昌為主某等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如
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八十

三朝子皇金
 卷八
 九
 三朝子皇金

三朝子皇金
 卷八
 九
 三朝子皇金



聖